

第 22 期
2007 年 6 月出版

逝火

“双福文学”全国长篇小说赛颁奖礼、讲座会特辑
2006 年南大微型小说赛优秀奖作品特辑
广濑川的孤独灵魂 / 丁云

ISSN 1511-6050



9 771511 605008

KDN: PP10618/10/2007

第二届“双福”全国长篇小说奖

得奖人的特写镜头

日期：2006年12月9日（星期六）

下午2时至6时

地点：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楼上讲堂



↑丁云《赤道惊蛰》荣获优秀奖三万元。这部作品将于近期出版，每本定价马币 RM50、星币 S\$30，列为燐火丛书之十。



↑东马作家江泽鼎《灵泉祭》，荣获入选奖，奖金一万元。

第二届“双福”全国长篇小说奖，于2004年1月15日开始征稿，至2005年1月31日截稿。评审结果：丁云《赤道惊蛰》、驼铃《寂寞行者》、唐珉《这一群人》及江泽鼎《灵泉祭》。主办当局于2006年12月9日下午2时至6时举行颁奖礼暨讲座会。

本刊编辑以视距最近的镜头取景，拍摄四位得奖人的玉照，以及他们当时的美好心情……



↑唐珉得奖作品《这一群人》，荣获入选奖，奖金一万元。



←驼铃以《寂寞行者》参赛，荣获入选奖，奖金一万元。这部作品经由燐火出版社出版。列为燐火丛书之九，每本定价 RM30，各大书坊均有代售。

病

火

文学季刊

第 22 期



目 录

本期内容可在“亚细安网”
www.a-seanet.com 浏览

“双福文学”全国长篇小说赛颁奖礼、 讲座会特辑

- 4 在颁奖典礼上致词 / 郭洙镇
5 得奖者代表讲话 / 丁云
6 百年沧桑的文化投影
——香港殖民文化的留痕
/ 忠扬 (中国香港)
9 关于文学的内容与风格
/ 林康 (新加坡)
15 华文文学的碧海蓝空 / 郭洙镇



2006 年南大微型小说赛优秀奖作品特辑

- 18 在南大微型小说赛颁奖礼上致词
/ 杨天德
19 叶亚来之“死” 第一名 / 谢增英
21 永远的满天星 第二名 / 梁国蓉
23 意外 第三名 / 邓丽思

- 33 王涛短章
34 童诗三首 / 邓朦胧
35 田园之歌 / 李寿章
36 侯亨能诗五首
39 相约在靖国神社 (外一首) / 金针
40 七律三首 / 徐捷歌 (中国香港)
40 短诗两首 / 史英 (新加坡)
41 绣球花怎样才能变多彩
/ 韩牧 (加拿大)

诗海扬帆

- 25 外公九月写的诗
——追悼 LIN PEI / 易冠
27 外公十月写的诗
——追悼 LIN PEI / 易冠
29 新王府井颂 / 北塔 (中国)
30 清平乐——序《郭全强言论集》
/ 叶新田
30 卜算子
——向柔州受水灾影响的灾民致以亲
切慰问并贺年 / 叶新田
30 达摩难陀圆寂 / 托钵
31 孟沙诗两首
32 秋山诗两首

- 42 对联·诗 / 春山

散文天地

- 43 我的黄河情
——2006 年春节徒步黄河寻根
/ 肖先华 (中国广西)
47 人性的脊梁 / 乔忠延 (中国山西)
49 永不后悔的激情 / 王唯真遗作
53 尊孔点滴 / 叶国安
55 广濑川的孤独灵魂 / 丁云
58 “漂流”作家丁云:
“生”不能静止 / 莫盈 (日本)

小说世界

- 60 阿金的童年 / 杰伦
63 阿里通关 / 丁云
68 “再来一个!” / 孟沙
69 求职 / 李选楼 (新加坡)
70 伯乐的忏悔 / 张记书 (中国河北)
71 野性的猫 (外一章)
/ 张可 (中国河北)

文艺评论

- 73 微型小说赏析
A. 王明义《夜马》
B. 王伟《鞋》
75 “真”的不懈追求者
——杰伦《文海微澜》读后
/ 苏永延 (中国厦门)

小荷才露

- 79 2006 年循人中学华文现场作文赛得奖
作品特辑② (J3A 张奕娴、S1S1 龚宇静、
S1C1 吴嘉敏、S1S3 盛耿捷、J1B 吴志耀、
J1C 唐爱珊)
86 中学生活的回顾 波德申中华中学 / 李烈升
87 “死亡”这个名词 波德申中华中学 / 汪珍玲

读者·作者·编者

- 88 鸣谢
88 编辑后记



本刊零售代销处如下:

马来西亚吉隆坡地区: 中图 (吉隆坡)

上海书局有限公司 (苏丹街), 商务印书馆 (马) 有
限公司 (苏丹街), 学林书局, 友谊企业有限公司
(马中商城 UE3)。

新加坡青年书局 (新加坡书城)

刊名题字: 蔡发祥

《燭火文学季刊》

KDN: PP10618/10/2007

社长

伍良之

出版

SEMARAK PUBLISHING

D1107, PARADESA RUSTICA 6,
PERSIARAN MERANTI, BANDAR
SRI DAMANSARA, 52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顾问

方北方、方修、吴岸

主编

甄供

编委

杰伦、唐珉、春山

发行主任

春山

封面、内页设计

叶玉佩

承印

Percetakan Tatt Sdn. Bhd.

(270731-D)

17485, Jalan 2,

Taman Selayang Baru, 68100

Batu Caves, Selangor Darul Ehsan.

定价

RM6.00

支票请写

Semarak Publishing

或《燭火》

在颁奖典礼上致词



郭洙镇

双福文学出版基金全国长篇小说比赛，第二届成绩已经揭晓了。

对于双福同人三十年如一日的热烈支持，请容许我代表全体写作人，给他们致以崇高的敬礼，并寄望这个优良的文化传统能长久地传承下去。这是文化遗产的建设，其价值不在物质遗产之下。

对于埋头笔耕的写作人，请容许我代表双福同人，向他们致以深厚的谢意和关怀。由于文学创作向来都与商业利益挂不上钩，写作人就凭一股坚韧的精神力量，在寂寞中去创作这些文化的遗产。

对于参与评审工作的国内外文学之友，我以热诚的心，对他们辛劳认真的参与评审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寄望今后继续给我们这种吃力工作的支持。

双福文学基金创办于一九七七年。草创之初，得到双福大老们的支持，这些人包括李延年、李成枫、邱祥炽、郑棣、叶鸿恩、刘景成、赖聪民……还有年青的黄茂桐等等，我从他们出钱出力的支持外，发现竟有

人阅读双福赞助出版的作品，其中一位就是担任廿九，明年三十的双福文学出版基金委员会主席，他的实际年龄已大大地超过古稀又古稀的年纪，但是却具有一颗热诚的年青的心。有他们的支持，双福文学基金将充满生命力，充满希望。

本届长篇小说比赛共收到七部。大部份都事先打字准备出版，给评审工作节省了很多阅读的时间。七部小说都具有高度的文学技巧，三部以大时代的历史及社会为背景，另两部以爱情为主题，其中一部是以矿工及迫迁为题材，一部以教育为背景。这是七位写作人的力作，力透纸背。我们对他们的贡献与成绩给予高度的评价。

这七部小说，在不同程度上发挥了现实主义的精神，是大马文学创作一时之选。经过严谨的评审工作，我们全面地分析这七部小说，并和出版基金委员会成员讨论，结果决定：赤道惊蛰（陈春安 / 丁云）优秀奖，这一群人（周学娇 / 唐珉），灵泉祭（江泽鼎 / 楚天），寂寞行者（彭龙飞 / 驼铃）入选奖。

得奖者代表讲话



丁云

双福文学出版基金主席黄茂桐先生，
评审主任郭洙镇律师。各位嘉宾，
文学界的前辈与同好们，下午好。

能代表得奖者讲话，是我的荣幸。通常有个“惯例”，就是先澄清：“我所讲的话，只能代表我自己”！得奖感想、创作的自我期许、甜酸苦辣，当然是不能“代表”的。可感谢却是可以代表的。让我谨此代表所有的得奖者，衷心地感谢双福出版基金同仁，给予我们一路来的关怀与出版资助。

双福文学出版基金这29年来，提供了土壤，也提供了阳光与雨露。让文学树苗得以扎根，茁壮成长！而作为我们这些“文学笔耕者”，当然也要相应地做出努力，才不致使园地荒芜。

我最近看了个记录片，其中有一节是叙述关于“解放西藏”的。对20万名解放军来说，这是个异常艰巨的任务，也是一场从未经历过的战役。因为路途遥远、环境恶劣、举步维艰。在行军过程中，在没有道路的情况下，他们必须开辟出路来。遇到高山阻挡，必须让工兵炸开山石，掘出可供军车行驶的路。遇到大河，更必须把30辆卡车

拆卸，用橡皮筏运过湍急的河流，到达彼岸，再重新组装回来，浩浩荡荡朝西藏进发。

都是陌生的环境，都是完全崭新的经验！

写长篇小说何尝不一样？你会发现，这场笔耕“战役”之艰苦、熬炼、磨难，犹如上述“解放军”的行军。过去的写作经验都不管用了，高山阻挡、湍急河流、疾病，往往令你想放弃。每每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解放军花了6个月，才到达西藏。而我们呢？我们可能要花6年，16年，或更长时间，始能完成一部长篇！

最后，我想以两句话结束这次的谈话。

“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

以前我对这句话半信半疑。看看WTO会场外示威的农民吧，看看第三世界无耕地、被剥削的农民吧。我们还能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吗？”

但我现在相信了，在文学的园圃里，“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



百年沧桑的文化投影

——从文化审视殖民教化在香港的若干留痕

(一)

(一) 为昭显“女皇浩命”和树立其遣派命官——总督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百多年来的殖民政策本着“推广在远东的影响力，从而在远东得到进一步的利益”、致力建立一套完整的管辖律法制度，长期执行女皇命官的行政指令和管治措施，以此构成了人们对殖民者产生敬畏三分，崇拜有加，万事唯其马首是瞻，一切以其准则为依归的在文化素质上崇洋媚外的心理幽灵。

(二) 殖民文化绝不培养敢于推动社会变革、独立自主的精英人才，而是以其“英式特色”豢养出一个在其法治的规限下俯首帖耳、唯“祖家命官”言行是从的“高等华人”文官阶层，并获得其优厚的恩赐，给予稳定和不断增长的待遇，以及高尚、优越和尊贵的社会地位，从而使他们普遍产生遵从、认同和赞赏帝国“英明”统治的合理性、法理性、优越性和认受性。

(三) 在殖民者的精心设计和炮制下，人们只要不挑衅，并忠心接受帝国的权威和律法，承认其统治的“英明合理”，在其规制下活动，甚至于做出有利于促进其管制权的稳定，即赐予宽松的个人自由的圈限和得到奖赏和鼓励。经历了百多年的殖民统治。香港终于成为殖民者向世人炫耀其所营造的“自由、民主、繁荣、富裕”橱窗里的一件精致、美光夺目，令人赞叹不已的饰物。

(四) 殖民文化兜售的仅仅是自由民主的鸡毛蒜皮和仿造的人权平等的赝品，而高高悬挂于帝国辉煌大厦外墙迎风招展、吸引世人眼光的自由、民主、人权、平等的种种堂而皇之、价值昂贵、制作精美的品牌，对于其管治下万千民众，则是只许远处观看，不准近身触摸的奢侈品，是摆放在博物馆里永远不予外借的珍藏物和保险库中的无价之宝。

(五) 殖民文化是盆栽里的景观，沙漠里的枯苔萎草。它不需要英格鲁·萨克逊的优秀文化精髓，不需要莎士比亚—萧伯纳的人道精神。他们最热衷鼓励治下民众的是“数典忘宗”，因而拒绝开拓当地民族悠久的优秀文化沃土空间，而是煞费心机地把“日不落”早已枯萎的荆棘野藤和令人麻醉的罂粟花，编织成炫弄世人目光的所谓大不列颠的文明桂冠。

(六) 殖民文化只重技能而轻人文，它不需要民众具有传统人文的丰厚积淀，更不需要有“忧国忧民”的情怀，因为人文的丰厚积淀和忧国忧民的情怀，必将孕育出才智卓越的智者和勇者，也必将赋予他们在民族历史的审视中，敢于从困境中和威迫下毅然挺身奋起，发出唤醒沉醉心灵的呐喊。殖民者最需要的是一池散而不聚，拢而不凝，迎风荡漾，随波逐流的“无根浮萍”。

(七) 殖民的文化教育以鼓励地方的、区域的语言文化，着意疏离全民的共同语言文化，以达到群族剥离、撕裂，隔绝民众对共同语言文化的认同及其血缘连接，达到“分而治之”目的，既有利于显示殖民者的博大包容及其自由抉择理念的伟大，又有利于其永久地占有和统治。“断奶论”与“去中国化”，其实并非“台独”者的首创，它的发明专利权应属于大不列颠的殖民者。

(八) 进占与掠夺是殖民文化形态的本质，因而激发的是个人私欲和自我主义的膨胀，以金钱作为衡量成功的最高准则。金钱与精英成了同义词，拥有金钱即备受人们敬仰羡慕。至于对社会作出巨大贡献的科技、医学等各方的精英，也只是刹那的光采，镜头一晃即随风飘逝。其实质不是鼓励艰苦奋斗，创造财富，而是纵容不择手段，投机取巧，甚至掠取别人苦心经营的成果。

(九) 殖民文化提供的是民俗与流俗文化的大量空间，鼓吹的色食的人性本能，营造的是豪华排场和奢侈的纸醉金迷的生活及其情趣，令人艳羡不已的庸俗文化诱惑而产生代入感，推崇、包装媚俗的偶像即是其中一例，借助低级趣味的嬉笑胡闹、色欲诱惑和厮杀打斗的娱乐，把人性的本能局限在吃喝玩乐的原始属性上，从而营造一种表面上欣欣向荣的文化繁华假象。

(十) 英式殖民文化是以其渐进的渗透和浸淫方式来达到其潜移默化的同化效果；而美式的殖民文化则是以激进的大堆头、声势显赫的轰动效应来完成其进占和覆盖的目的。英式殖民文化一旦与美式殖民文化相结合，犹如蟒蛇盘缠，猛虎出山，一软一猛，同时并举，软者施予磨合渗透，猛者则以震撼慑服，以此连环攻势，长期以来，进而达到占领人们心智的高地。

(二)

香港回归即将进入十周年了，但是仍然有为数不少的人在民族感情、国家认同和文化认知等方面没有回归，他们甚至在如何对待民族国家的命运和立场观点上，仍然显得格格不入，或者一知半解、或者若距若离，或者欲迎还拒。究其实质，是在于他们以过去殖民教化而形成的准则，看待回归后的一切，足证他们心灵深处所受的崇洋的遗毒尚未得到肃清，对国家民族的过去、现状和未来的发展欠缺应有的正确历史观来审视，以致有诸如无视、否定民族差别、文化差异、意识形态差距等等因素的所谓“文化中立”怪调的出现。试问，面对掠夺成性、排山倒海而来的殖民文化，若不愿亡族亡文亡国，何来中立之有？而那些自以为优越于内地中国人的“纯香港人”，则以“全球视观者”自诩，却幼稚地以殖民教化的准则审视眼前的一切。尤其是那些自命为“高层次人士”与“无根新一代”，他们对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偏见，不正是拜百多年来殖民教化荼毒所赐的铁证吗？

在百多年殖民文化潜移默化之下，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发扬光大，反而遭到歪曲、肢解和践踏，甚至将之等同于封建文化，或以封建文化的糟粕等同于优秀的民族文化。受殖民文化奴化者视“祖家”和现代西方文化为当今时尚的新潮，他们不仅不知民族文化为何物，甚至认为推崇民族文化者就是食古不化、抱残守缺，开历史倒车。总之，民族文化也者，在他们看来都是大大落后于西方现代文化的历史残渣。于是，无不纷纷扮演西方文化的

代议士与捍卫者角色，言必西方，话必欧美。他们以少得可怜的一点民族文化知识，全盘否定民族文化的一切。然而，非常讽刺的是，这些人却乐于时刻不忘享受国家民族经济繁荣大潮带来的一杯羹。

所幸的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并没有在香港完全断根、消失，原因并非殖民者高抬贵手或良心发现，让民族文化得以苟延残喘，而是因为香港所处的地理位置、国际条件，生活资源以及其华洋杂处的多元社会环境，使它必须保持其经济、人才、文化、信息等方面不断地流动、交往、沟通，以致殖民者无法完全堵绝来自中华大地和台湾的民族文化的注入和流通的管道，当然，这比起那些不知中华文化为何物，甚至视民族文化为封建意识或洪水猛兽，非彻底给予铲除不可的低能儿，香港这块福天乐地的市民仍然可以保存民族文化根基，已经够幸运的了。

中华民族文化尽管在香港的根不深，枝不壮，叶不茂，花不红；然而，回归之后，只要为政者和有心人能够重视，能够耐心地浇灌，辛勤地耕耘，悉心栽培，民族文化的根须必将蜿蜒伸展，就得以在这块原先在殖民地时代的文化荒芜沙漠里扎下深深的根，就得以源源不绝地汲取来自中华大地丰厚民族优秀文化鲜活的泉源。

我们相信，香港的民族文化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孕育成为绿草如茵、繁花似锦，硕果累累的真正文化绿洲。



关于文学的内容与风格

（一）

论资排辈，应该是长河先生上来。长河谦让，所以换成了我。在场不少文学界的前辈，卓有成就的作家。我单这样看着，手心就难免冒汗。但既然上来了，总要说几句，不能就这样站着，那不像话。我只能就自己平日阅读、创作的感想和感受，谈一点看法，也就是和大家交流一下。

有不中听的，只好请大家包涵，当我是不得不尔，没话找话好了。因为，我接着要说的，马上就有点可能不是那么“政治正确”。

（二）

有人这么说：“伟大的作家要么是丈

夫，要么是情人。有些作家满足了一个丈夫的可敬品德：可靠、讲理、大方、正派。另有一些作家，人们看重他们身上情人的天赋，即诱惑的天赋，而不是美德的天赋”；“女人能够忍受情人的一些品性——喜怒无常、自私、不可靠、残忍——以换取刺激以及强烈情感的充盈，而当这些品性出现在丈夫身上时，她们决不苟同”。

又说：“同样，读者可以忍受一个作家的不可理喻、纠缠不休、痛苦的真相、谎言和糟糕的语法——只要能获得补偿就行，那就是该作家能让他们体验到罕见的情感和危险的感受。在艺术中，正如在生活中，丈夫和情人不可或缺。”

结论的落脚是：“当一个人被迫在他们之间作出取舍的时候，那真是天大的憾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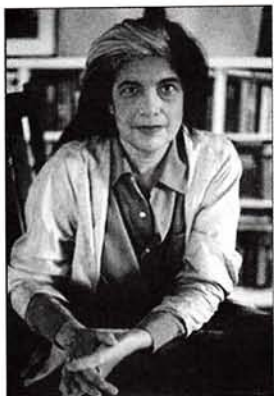
这样的表述，道学家不会认同，女性主义者将感到愤怒。所以，我必须抢在有人抗议之前，赶快再做一个说明。我其实已经说过，这话是“有人说”的，我只是引述。

说这话的是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2004年底刚去世。苏珊桑塔格几乎是公认的当代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同时，这可能很重要，她也是一名女性。有人将她 and 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汉娜阿伦特(Hanna Arendt)，并列为西方当代三大女知识分子。

躲在名人盾牌后面，当然不是什么体面的事，幸好倒也不是个人的创举。而且，我的“盾牌”，怎么说也还没有去到拜占庭帝国那么久远。

我的引述，出自苏珊桑塔格针对《加缪的〈日记〉》发表的短评。她用了比喻。如列宁所说，“一切比喻都是蹩脚的”，这说法里有什么不妥帖可以暂且不去理会。她想说的，其实是文学的承担和表现，也就是作品的内容和风格，作家想“说什么”和“怎么说”。

同一个集子的另一篇文章，苏珊桑塔格直接提出：“反对阐释”(Against Interpretation)。很有一点要打破文学评论家和文学教授饭碗的架势。文章就这样取名，同时用作集子名称。这篇文章，进一步论述了文学作品的内容与风格。她认为，当



苏珊桑塔格



西蒙波娃



汉娜阿伦特

时阐释作品的惯常做法，实际上是将风格从内容抽离，把风格置之不理，或纯粹视为外在的装饰。她强调，内容和风格其实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

那是苏珊桑塔格在六十年代的论著。她需要把话说得那么极端，和当时普遍的文学观念和论述习惯，显然很有关系，不乏为了廓清问题，不得不“矫枉过正”的论辩策略。

苏珊桑塔格当时在西方文学界面对的那种文学语境，我们这里的华文文学界其实也不陌生，不难理解她把话说得那么偏激。“文学作品应该以内容或主题思想为主，风格或表现技巧为次，风格与表现技巧服务于内容。”这类文学的主次结构“二分法”，是我们曾经非常熟悉的文学创作与鉴赏的理论初阶。因为这样，方修八十年代初在引述高尔基关于“形象大于思想”的概念时，便几乎必然地要面对质疑，需要大费周章地作出解释和申说。

这种“二分法”，出于方便讨论的权宜之计是一回事，如果作为认识论，它违背了文学本身的特点和规律，背离了文学的根本。写作者在表述过程

中形成风格；不同的文风，背后反映的其实是写作者不同的生活感受与生命体认，看待世界的不同眼光。当中国朦胧诗人喊出“我不相信”的时候，或者用李陀的说法，当小说书写走出“毛文体”道统的时候，预示或宣告的其实是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性的书写变

化，叙事和表现架构的全面天翻地覆。

持“二分法”，对解释这样的变化将束手无策。它非但不利于文学的鉴赏或审美；用以指导创作，还可能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造成偏差。

(三)

“二分法”可能造成的一个偏差，是继续像过去那样过分专注于作品的“说什么”。说这是一个偏差，绝对不是否认内容的重要性。刚好相反，由于这种过分专注，忽略了“怎么说”或没有予以足够重视，将影响无法将要说的话讲好，最终被削弱的恰恰就是内容。同时，写作者如果过分专注于“说什么”，也很容易忽略了文学立足于生活体验的特点，从先验出发倒向公共话语领域，以共识代替个人独特的感受，把文学做成思想意识的公共结论的图解。

经典理论的思想家马、恩，有关于“要莎士比亚，不要席勒”，关于“有时候，作品的倾向性越隐晦越好”等等的意见。可见，即使是强意识形态理论体系的奠基人，也没有忽略了在文学上，意识形态的概念和结论不能够取代生活的这个特点，主张要让生活本身在作品中发言。

对另外一些写作者，“二分法”则可能造成与上述方向截然相反的偏差。既然不把内容和表现内容的风格视为一体，很容易就会把风格当成一种外部的形式和技巧，创新因此成了一种可以随意把玩的东西，或者一种追逐时髦的手段。

美国《党人评论》杂志（Partisan Review）创刊人之二的菲利浦拉夫（Philip Rahv），曾经这样批评拙劣模仿卡夫卡的作家和作品：

“光知道如何把人们熟知的世界拆开是

不够的，实际上，这不过是一种自我放纵和不顾一切代价地标新立异的方法”，“真正的革新者总是力图使我们切身体验到他的创作矛盾。因此，他使用较为复杂和巧妙的手段：恰在他将世界拆开时，他又将它重新组合起来。”

苏珊桑塔格在九十年代为《反对阐释》西班牙文译本撰写的《前言》中说：“我那时不理解的是，严肃本身（当时）已经处于失去其在整个文化中的可信度的早期阶段，不理解我所欣赏的某些更为出格的艺术（后来）会（成为）强化轻浮的、仅仅是消费主义的出格行为。”她在坚持三十年前为新风格的作品争取认同而大声疾呼的立场的同时，对后来出现的披着“创新”外衣的文学庸俗化发展，不得不这样发出慨叹。

说的，无非就是后一种偏差。

(四)

要论辩文学的内容与风格为什么不能拆离，最直接的做法，是回头看一看文学到底是什么，或者不是什么。

文学不是宣言，不是先验的结论或方向明确的主张，不是一切都有定论的思想意识。作家立足于自己的生活经验，通过从生命和生活中得来的体验和感受，以个人的独特的角度，对生命和生活发出叩问。

就如俄罗斯文学评论家什克罗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指出的那样：“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就是为了使人感受事物，使石头显出石头的质感。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觉到事物，而不仅仅知道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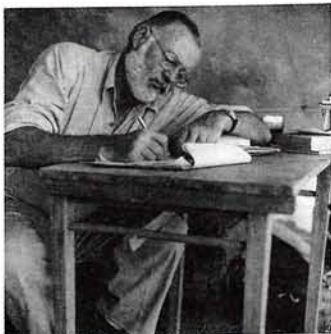
文学作为感性的艺术媒介，其本质在感悟和启迪，不是直截了当的宣教或传授，否则何必创作，直接撰写理论就是了。就因为

微妙的生命和复杂的生活，充满了各种无法进行理性归纳和分析的细致的东西，所以需要艺术，需要文学、小说和诗，在公共话语还未涉及的地方，把那些只能意会、不可言说的细致感受唤出来。文学发现和感悟的功能，往往在模糊的状态下，在不那么黑白分明的灰色地带，得到最好的发挥。

古今中外，好的文学部能够相通；长远时空轻易穿越，千山万水不能阻隔。我想，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文学显得最有力量的时候，往往就在它处理的是人类生命中最基本的那些东西，譬如鲁迅先生说的“一要存活，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这些生活的根本。这些，是亘古持久，为全体人类所共同面对的。

我在谈论自己的小说创作时这样说过：“背时的英雄，潦倒困顿，头上光环尽褪；铺陈出来，无非柴米油盐，压在底层的小人物的哀歌。惟其琐碎、无丝毫浪漫可言，自觉往往反见真实，更易揪动人心。”陈仁贵一首收在林清祥纪念文集《我们天空的彗星》（Comet in Our Sky）里的悼亡诗，最让我感到震撼的不是轰轰烈烈、红红火火的景象，反而是描述亡友被放逐时卑微生活情境的诗句：他写亡友在异乡“冷冽的风里卖力气”，“一个个细数着便士”，叫人心情激动，必须强忍才不掉泪。

中国的“新人文对话录丛书”里，有一个当代诗人于坚和评论家谢有顺对话的集子，谈到了这个问题。谢有顺说：有些作家“没有着力去写所谓的时代转折和社会变化，但是，他们那些远离时代喧嚣的文字，因为



海明威



鲁迅

忠诚于自己的内心，留下了很多私人化的生活细节，反而为我们保存了那个时代最基本的经验和事实，成为那个时代最为真实的记忆之一。”于坚也说：“恰恰正是那样的作家，是他们表现了时代，因为一个作家在表现时代的时候应该抓住的不是所谓的时代的变化，他应该抓住的是时代里面那种不变的东西——那种基本的东西。在这种不变的东西里面，他反而把变化给表现出来了，因为基本的东西总是因时代（变迁）而变成落后的、黑暗的或者先进的、光明的等等。”

这里面，涉及了文学的“说什么”，也涉及了创作的“怎么说”。问题经这么在关键处一说，就显得比较清楚了。

（五）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写作是不能教导的。文学无法教导，因为创作基本上是没有一定写法的，同时它也离不开写作者个人的体验。

以小说为例。海明威的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艾撒辛格尔的长篇小说《卢布林的魔术师》，故事单纯、叙述简洁，和短篇小说的结构没有多大不同。有人因此认为只是短篇小说的延长发展，严格算不得长篇。类似的论说，其实时不时都会出现。可是，这样的判断对小说结构学一类学术研究也许有用，对小说的创作或鉴赏来说，实在没有多大意思。

除非《永别了武器》、《卢布林的魔术师》在艺术上的价值可以推翻，否则，这些

小说和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的作品在结构上的差异，真正说明的其实是文学创作、小说写作基本没有定法。小说的叙事，在不同的时候，在不同的作者身上，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即使回到学术研究，如果小说结构学可以无视于小说本身的实际发

展和变化，不适用于有定论的作品，这样的结构学作出来的结论究竟有什么意义，实在也很可疑。

中国当代小说家贾平凹曾经这样说：“今天的作家，面对的是整个人类的文学经验，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面对整个20世纪的文学，大家都在这个背景里写作。如果一个作家无视于20世纪的文学遗产，那他的写作就必定是可疑的。”他说，看到一些有名的作家用一种非常陈旧的方式写作时，就想追问：“都21世纪了，你怎么还用19世纪的写作方式来讲故事、写人物，你把卡夫卡、福克纳、博尔赫斯、马尔克斯这些叙事大师所留下的遗产放哪儿了？你怎能越过他们而直接和巴尔扎克接轨？”

文学创作是有一定的方法或手法的。这是文学无法教导的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是文学必须离开公共话语环境，从写作者独特的经验和体验，发出个人的声音。严肃的文学不能离开这个根本；谈创作的风格，谈创新，都不能离开这个根本。

否则，就会出现像谢有顺说的那种现象。他说，有的作家“完全被这个时代公认的结论所引导，大家都这么写我也这么写，好像不这样写我就落伍了。不把人物搞得非常乖张，不把生活方式搞得非常另类，不把自己搞得非常与众不同，好像就不能体现现



贾平凹

代人的特点。”-所谓创新，如果不是出于寻找较贴切表述内心感受的需要，很容易就会变成追逐时髦的雕虫小技，变成没有目的、没有意义的伎俩或花招，或者如苏珊桑塔格说的一头倒向市场化，成为“轻浮的、仅仅是消费主义的出格行为”。

严肃的小说家，不是那么对待小说叙事的。

譬如哈金。《疯狂》（The Crazed）是哈金最早动笔的小说，1988年夏天就开始写了，却直到2005年才写完；这七八年里，他早完成并出版了其他小说，如《等待》和《新郎》等。《疯狂》难产，因为缺乏天安门事件的亲身经历，他必须能够找到对他来说最贴切的切入点和书写角度，“做到可信，并且负责任”。

譬如李锐。李锐以故乡四川自贡虚构出来的“银城”为背景，写了长篇小说《旧址》和《银城故事》。他说：“历史成为我这两部小说隐含的主角。无理性的历史对于生命残酷的淹没，让我深深地体会到最理性的人类所制造出来的最无理性的历史，给人自己所造成的永无解脱的困境。”于是，他“从个人出发去追问普遍的人类困境”，从而提出了他所谓中国文化或中国知识分子的“双向的煎熬”的这个概念。在写作过程中，他“查了很多资料，看了很多书。盐业史，晚清军事史，军制变化，新军教材，古代官制，民间行业，家族记载，等等”，因为“故事可以虚构，细节却不能任意胡说”。

（六）

这次参赛作品，有不少选择了涉及历史大叙述的大题材。这些年来，也陆续看到不

少书写这类题材的小说出版。随着限制逐渐放松，原来的禁忌不再须要避讳，这样的选材，特别是和近年来出版的许多另类历史材料放在一起看，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我不认为可以将这种现象简单地看成是作家倒向公共话语、追求轰动效应的例子。选择这样的题材创作，要是从厘清历史真相，从打破主



曹雪芹

流体制垄断历史阐述的一言堂这个角度来看，即使不一定和文学本身直接相关，至少在其他人文领域，自有其重大的意义在。

我的考虑是：这样一场跨期久远、牵涉面极为广泛的社会改革运动，多少人为此投入生命、血泪、理想、青春，方方面面、纷繁复杂；先是长期成为禁忌、在主流话语之外长久“失声”，随后又由于各种内外部、主客观的原因，导致众说纷纭。在这样的情况下，创作者要恢复在文学上作有关发言的话语权，是不是有一个已否具备了书写条件的问题，需要谨慎衡量？

这里头，包括了如李锐说的，需要查很多资料、看很多书，因为“故事可以虚构，细节却不能任意胡说”；不但如此，由于创作毕竟不同于史料的搜集编纂，创作者还有一个自身的经验与体验，是不是为还原历史面貌或提供另外的切入点找到了书写依据的问题，需要自行判断；同时，如果缺乏亲身经历，还涉及一个如何摆放叙事角度，避免编造史实的尴尬，像哈金说的那样“做到可信，并且负责任”。此外，在当前国内外环境变迁、社会运动退潮、知识分子理想褪色、庸俗社会学观点抬头的语境下，写作者尽管从恢复历史真相的目的出发，出于信守公正客观立场的信念，这样的书写还须慎防变成“成王败寇”的合唱，反思若变成抹

黑，也就谈不上对历史面貌的厘清或另类思考。

从小说选材，我想到一点没有任何针对意思的题外话。我想，小说的选材还是应以写作者的生活感受为依据。就文学的根本而言，题材的大小和艺术价值其实不是正比的关系。关键，在创作者对所处理的题材是否有足够积累、感受是否真切、

处理是否得当、挖掘是否深入。

中国四大古典小说，《红楼梦》和其他三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比较，无疑是小得多的题材，艺术评价却显然超越其他，这是普遍公认的。而就如谢有顺说的，“《红楼梦》写了什么，《红楼梦》就是写了一帮人基本的生活，一些情爱，一些吃喝，一些最为基本的东西”。但是，“它经过曹雪芹的杰出处理，就成了伟大的文学。”

（七）

无论如何，在文学逐渐被边缘化的当前环境中，很高兴能够像今天这样近距离地看到：还是有人愿意花时间，用处境不是那么顺遂的华文，来从事文学创作这种“无谓”的事，而且是“工程浩大”、费时费力的长篇小说；不但如此，还有人原意出钱出力，举办比赛，鼓励华文文学的长篇小说创作。

我以为，单单是这个姿态，就已经足以叫人为之动容。

谢谢大家。

（2006年10月4日初稿，10月5日修改，10月6日再改。）



郭洙镇（右）在讲座会上发言，主持人是陈庆地博士（左）。

华文文学的 碧海蓝天

一：廿一世纪拉开中华盛世的序幕

十九世纪是地中海的，廿世纪是大西洋的，廿一世纪是太平洋的世纪。

中国经过了十九及廿世纪的内忧外患，贫穷落后，现在已正跨过富强的门槛，脱离耻辱悲愤的日子，拉开了中华盛世的序幕。

在物质文明的建设上，大中华经济圈的各项成就已震撼了世界经济。

在精神文明方面，一切百废待兴，一方面批判地继承与发扬丰富的传统文化遗产，并推陈出新，化腐朽为神奇；另方面则开创

适应改革开放拥抱现代化世界的新中华文化。

文学是经世之大业，是不朽的盛事，是精神文明的财富，是民族的思想情感的温床，是人类的精神粮食。

大马华裔自力更生、坚持华文文教百年如一日，形成了中国台海两岸之外另一个华文文教的据点，我们不应在自豪中沉醉下去，我们要乘着现代化和世界化的双翼，飞向寥廓的碧海蓝天。

二：华文文学脱胎换骨

华文文学扎根于中华大地，随着中华民族的奋斗，经历了数千年的累积，作品多如繁星，内容浩如烟海，带着各时代的烙印，形成了特色。

世界是不断地根据人事的因素而变动的。易经分析变易的规律，老子开宗明义，说明“道可道，非常道。”佛家心经阐明社会人生都是缘起性空，不断随缘变化的，相对论从理性科学角度分析物体运动的条件和规律。归根究底，变化是自然规律，执着不变，保守锁国，将会被时代远远地抛在后头。

欧洲文艺复兴工业革命给西方带来了空前的进步与富强。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给日本提早繁荣富强，中国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带动了新文化，反封建，有鲁迅巴金等作家；倡科学民主，有陈独秀；推进社会主义，有瞿秋白李大钊；主张文学改良，有胡适。三四十年代抗日是文艺主曲；反侵略，反帝反殖是时代的号角。政治运动伸向了每一个角落，影响了每一个中华民族的生活，思想，情结，更深深地影响了文学。

廿一世纪的时代基调已和前世纪不同，华文文学已经到了脱胎换骨的时候了。在选择任何题材时，内容应具有现代化的精神，民族化的风格，地方性的色彩。作品应贴近人民，贴近社会。文字形式表现手法可以是多样化的，创新的。

最近大陆台湾港澳两岸三地的文化界，在推选廿世纪文化界百名著人物时，几乎一致地把鲁迅列为第一。我重读鲁迅的小说杂文，对他关怀全情祥林嫂阿 Q 闰土等农村下层人民的遭遇与灵魂深处的困扰，还是深受感动的。文学虽是以感性具体的表现为主，但其内涵的思想性将把作品提升到崇高

的地位。文学虽不以说教为主，然而深刻的人物的思想情感，会在潜移默化中看到黑暗与光明。

现在来写农村城市人民的生活，当然不再是祥林嫂阿 Q，写历史及革命仍受欢迎，那些忠心赤胆，为真理牺牲自己性命的英雄人物，是永受人民爱戴的！作家在处理这些英雄人物时，对他们灵魂深处的底蕴的了解，是决定作品质量的衡量标准。以诗歌为例，叶挺狱中写下几句诗：《为人开的门关闭着，为狗开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告诉我，爬出来吧，我给你自由！我们渴望着自由，但是，做为一个人，怎么能从狗洞里爬出去呢？…》这是一个坚忍的战士的思想情感，它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是具有同等的情志，我们不了解，何以能勾勒他们的思想情感呢？这些都已过去了，新时代的各阶层人民又在想什么？做什么？希望什么？这是新疆界，正待作家去开拓。

三：大马华文文学的未来走向

大马深受中华大地上的文学所影响，我们从五四运动后，就由南来的作家带头创作，思潮基调都受北国影响，但可读性极高。

独立后，大马华文文学经历了式微与复兴的过程，现在，华文书店空前之多，社团鼓励性的资助也多，大部份作者都有机会出版其作品，问题在于市场。

作品的影响力是由品质和数量两者构成的，两者并不一定就互相排斥，在很多情况下，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好的作品不一定能畅销，但品质不好的作品就一定不能销。我曾和书店出版商讨论，他们认为大马没有几本华文文学书籍好卖。书店卖得最多的是有关电脑，保健医药，商业管理，历史以及宗

教书籍。文学是冷门，几本古典及武侠小说还可卖一些，大马华文文学是冷门中的冷门。

写作人花了很大心血去创作，当然希望作品质量好，一版再版，成为畅销书，带来利润。写作人要达到这目标，可走“Edutainment”的道路，作品具备教育性和娱乐性，即思想性与艺术性。文学是通过文字表达的艺术，是感性的，具体的，是形象的，是优美的，是有趣味的；同时，文学深处是理性的，思想性的，社会性的，是现代性的，是人性的统一体。此外，文学还需从片面为主的感性认识提升到比较全面深刻的理性认识，然后再通过筛选塑造想像创造的人物与情节，感性地表达出来。另一个问题要考虑的是我们的读者对象又是谁？读者的需求是以甚么为主？

文学通过艺术性的潜移默化，其所达到的教育效果更好。硬性的宣教效果比较差，容易遭到抗拒。这是文学历久不衰的优势。

大马华文写作人具备一些实力，理解中华文学，掌握文字与写作技巧，身在多元民族的国度里，有机会参与各种活动，体验各种生活，面对各种人。我们要做的事是要培养一颗良心，苦心孤脂，对各项人事精心研讨，对各种思潮加以剖析，戒躁戒骄，客观平和宁静，在创作中体现高度的智慧，以鲁迅为榜样，写出反映现实，指示人生，推动时代的作品来。

我对世界华文文学十分乐观。大中华经济圈提供了一个庞大的书刊市场。在北京有新华书店图书大楼，在台北，诚品书店开了一系列大型连锁店，在大马，大众书局应有三十间连锁店，华文书籍的潜在市场已存在，等着我们去创作出版营销。

据沙末沙益告诉我，他那由李文忠翻成中文的小说《沙丽娜》，在中国销了近二十万本。我希望我们的写作人奋起直追，也拿出一些作品，销个二十万本。至於其中必须具备的条件，我们写作人要一一克服它！我相信只要我们当中有人在这方面取得突破，大马华文文学将会更加蓬勃。

台湾高阳的历史小说，金庸的武侠小说，日本的文学作品，在华文书店中都是畅销书，每年稿费收入很惊人。巴金的小说散文也很受欢迎，有人说他生前每年的稿费是在二三十万元之间。二月河的康雍乾三大帝王小说，也卖得很好。余秋雨的散文很有深度，大受欢迎。……这市场的蛋糕，你要有份吗？

大马写作人可从愤世嫉俗的悲情中解脱出来，化为创作的力量泉源。我们一方面和文艺界交流与合作，另一方面和出版社及书店联系，在日渐扩大的市场中去占有一席之地！走向世界，走向碧海蓝天！

2006年12月9日隆

四：华文文学的碧海蓝天



在南大微型小说赛 颁奖礼上致词

日期：2006年11月12日上午11时

地点：南大校友会礼堂



马来亚南大校友会为推动华文创作风气，连续不断的配合马华文学节举办第九届全国微型小说创作比赛。

文学创作能丰富民族文化和精神生活的内涵、提升民族的心灵层次和文化素养，有助引导年青的一辈向上向善、促进社会和谐、安宁和进步，因此，应该全力推动。微型小说是以简短精炼的文学艺术技巧手法描绘社会百态的袖珍小说，是现实社会时代的见证。由於这种小说极为精短，适合忙碌的现代人阅读，因此是非常值得提倡的创作文体。

微型创作比赛如今在马华文学艺术史上已成为一个颇知名的品牌。期盼这项意义深长的活动能薪火相传、永续不断，为马华文学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出一份心力。

今年参加比赛的作品有165篇，由本校友会工委先筛选77篇，再由资深的评审团复选。经过评审团的深入详细分析与研究，才选出了冠、亚及季军的优胜作品，同时也选出20篇优秀佳作。得奖者一律给予现金奖励，同时为了鼓励作者更努力创作，以及让社会人士有机会欣赏阅读，也为了方便收藏，本会一如以往把这些优秀作品汇编成册出版发行。



杨天德

本人谨代表马来亚南大校友会感谢评审主任孟沙，评审委员甄供、杰伦及柏一等资深作家协助评选和撰写评语。同时也感谢工委主席陈庆地博士、副主席邝毅昌、秘书李福生、方美祺、委员欧阳励强、李文有、岑瑞接及尤培胜等精细策划与推动这项活动，使本届比赛圆满成功举办，劳苦功高，谨此致以最高的敬意。

高，谨此致以最高的敬意。

两个重要课题：

① 自从政府于2003年在小学推行英文教数理政策，采用243方案以来，导致华小学生对学习造成负面影响，同时也影响到华小学生的华文程度逐步下降。因此本校友会呼吁政府尽快取消在小学以英文教数理的措施，取消243方案，不要等到2008年才作检讨。同时尽快恢复各源流小学以母语作为数理科的教学和考试媒介语。

② 本会也呼吁政府重视华人稠密地区严重缺乏华小的问题，更希望政府能早日在这些地区增加拨款，增建华小，以解决华小严重缺乏问题。



叶亚来之“死”

第一名

谢增英

叶亚来抬头望双塔楼，再望向来来往往的人。心中不禁发出了惊叹，吉隆坡变了好多。他想过马路时，差点被一辆前面迎来的车子撞倒，幸好有个中学生将他拉住了，并对他说道：“老伯，过马路要小心啊。”

“谢谢你，小弟。”叶亚来打量了这中学生一会，再继续问：“小弟，你知道要如何去叶亚来路？”

“什么？叶亚来路？我好像没有听说过。我们这里有陈秀莲路、有陆佑路、有陈祯禄路，就是没有听过有叫叶亚来路，老伯，你会不会弄错？”

叶亚来决定问个清楚，便对中学生说：“来，我请你喝杯咖啡。”说完，便将中学生拉到星巴克坐下，并吩咐中学生替他点了杯咖啡。

叶亚来端起盛着“卡布奇诺”的塑料杯，一边自言自语他说道：“怎么现在将咖啡泡在塑料杯里，要将咖啡冲泡在瓷杯里，才有味

道。我也真没有想到，现在的通膨这么厉害，一杯咖啡竟要整十元。”

中学生忍不住插嘴道：“老伯，这不是普通的咖啡，它叫‘卡布奇诺’。”

“好啦，不管这咖啡，我再问你，听过叶亚来路吗？”

中学生心想，你这老头怎么如此奇怪，老爱问这问题，真烦。

“叶亚来是谁呀，为什么我们的路要以他的名字命名？”中学生以不屑的语气说道。

看到眼前这学生的态度如此轻佻，叶亚来冒起了无名火：“小子，你这话什么意思？为什么不可以用叶亚来为路命名？你懂叶亚来是谁吗？”

中学生看到叶亚来发起脾气，心里感到有些害怕同奇怪。他这眼前的老伯怎么这么奇怪，是打从哪里来？是中国来的？如果是中国来的，可要以礼待人。前阵子发生了扣留中国女郎的事

情，害得我国的名誉扫地，我可不能丢国家的脸。想到这“重要”的使命，中学生就决定好好地向叶亚来解释。

“老先生，这可没有什么叫叶亚来路的。你会不会弄错了？”

“弄错，我怎么会弄错呢？为什么可以有陈秀莲路，陆佑路，就不可有‘Yap Ah Loy’路？”

“哦，原来你要找的是‘Jalan Yap Ah Loy’，原来 Yap Ah Loy 就是叶亚来，为什么你不早说呢？我们这儿好像有条叶亚来街。”中学生恍然大悟地说道。

“为什么是叶亚来街。不是叶亚来路？”叶亚来有点生气地说道。

“这条叶亚来街好像很短，叫路有点奇怪。如果你要叫它路，好像也可以。”

“很短？小弟，你说说看，叶亚来的贡献大不大？”

中学生一面茫然，然后用手搔了搔头说：“我……我不是很清楚，我对叶亚来

的印象是采矿商，是甲必丹，然后介入苏丹女婿东姑孤丁等人的争执。课本上没有说得这样清楚，我怎知道地那么清楚。

对了，我还知道叶亚来还是海山派的头目，这海山派的头目不知道和《无间道》里的曾志伟相似吗？你就是叶亚来？那么你是如何死的？是死在黑社会的驳火中吗？”

“矿工？甲必丹？介入苏丹女婿东姑孤丁争执？黑社会的头目？后人就是这样评价我的吗？”叶亚来不禁苦笑起来，一边回想起过去的种种一切，仿佛走入了历史的隧道。

叶亚来想起内战以后，吉隆坡成了一片废墟，锡矿场也化为了水潭。为了把吉隆坡从废墟中重建起来，他好不容易说服了同僚们留下。为了使货品变得更加便宜，他还去寻求英国参政司做担保，以便供应商可以直接向新加坡取货。他想起自己如何努力地开发矿场，开辟道路，希望能恢复社会生产和繁荣经济。叶亚来想起自己筑成吉隆坡这么多的街道，如巴刹街、老巴刹街、安邦街、罗耶街、蒙巴登街、谐街、火治街、苏丹街、古路街、古路芭、茨厂街，结果只给自己留下一条可有可无的街名。

当叶亚来回到现实来时，中学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了。“看来我也该走了。”叶亚来再次望向双塔楼，他不敢想象再过十年后百年后，历史会如何评价他。

“或许，将来，我会死在历史里。”叶亚来自言自语地说道，这时，一张报纸被风吹到叶亚来的脚下，报纸上的标题写着：是谁开辟了吉隆坡引起争议，叶亚来还是拉惹阿都拉？

孟沙评语：

叶亚来是历史人物，他对国家的贡献，已有史实证明，不是任何企图篡改历史之辈所能一笔抹杀。小说让一个死去的人物“再活”一次，让他重回人间走一趟，让他亲身见识甚么叫“遗忘”的残酷现实。内涵丰富，文字表述能力稍嫌弱了些。

甄供评语：

叶亚来是谁？他是开辟吉隆坡的功臣，已故世120年。作者以他作为微型小说的人物，让他“复活”，来到吉隆坡。他从所得的见闻中，深感自己的历史功绩被篡改、歪曲、矮化与边缘化，特别是年轻一代无法正确认识历史，尤其令他愤慨。他说：“或许，将来，我会死在历史里。”这犹如暮鼓晨钟，敲开人们的迷惘，揭露了当今存在着种种歪曲史实的图谋。

作者深谙世情，刺得有力。微型小说篇幅虽然短小，可喜的是，作者却能通过主观情志作用，对现实生活进行提炼和概括，造成象外之意、弦外之音，为时代留下印记。读者展读之余，可以由小见大地进行联想和拓伸。

杰伦评语：

其深刻动人处，并非文字强于其他入选的作品，而是作者在轻描淡写中，聪明的点出华人社会一般有识之士的隐忧以及对历史的人为的扭曲。更令人担忧的却是作者借显灵的叶亚来之口说的“或许，将来我会死在历史里。”因为作者一开头就用一个中学生的回答说：“什么？叶亚来路？我好像没有听说过。”

“死”与史同音，此暗示历史的被歪曲与抹杀。而进一步的含意也可指叶亚来的精神会死在扭曲的历史中。

作者采用了超现实的表现手法生动地刻划了历史人物的“泉下有知，死不瞑目”的灵动性，使人深受感动。

在“边缘化”的问题又浮现在大众眼前的今天，这篇小说的出现，它的讯息量更大，而令人思考的空间也就无限广阔了。

作为评审之一，我要恭贺作者这篇作品获得第一名，更期盼作者日后多加努力，为马华文坛添彩。

柏一评语：

小故事蕴含大气势，现代对话流露历史片段，简单收笔带动复杂思绪。



永远的满天星

第二名
梁国蓉

“孩子，这花朵很漂亮吧？它叫满天星，妈妈为你种下一株满天星好吗？我想，你一定会喜欢的。”说着，母亲便在一个小花盆里埋下了种子，我静静地，没有回应她。

这半年来，母亲每天都会带着我到花圃工作。园里各式各样不同品种的花卉，经过母亲一双巧手的细心照料下，盛开的花朵都显得格外娇美、艳丽。

“住在隔壁的卡达山族女孩送了一本有关花卉的书给妈妈。妈妈以后就可以详细地把这些花儿的故事说给你听了。”母亲的脸上流露着幸福的微笑。

花圃的不远处是一片碧绿茂盛的树林及那雄伟壮观的山峦，连绵起伏的白色山峰，在天蓝色天空的映衬下美丽极了。

“你看，那一座是神山，也被俗称为中国寡妇山。民间一直流传着一段关于这座山可悲可泣的故事。”母亲指着对面的山座，对我娓娓道出那古老的传说。

母亲说，传说中有一位中国妇女远嫁他乡来到这里，可是不久后便被迫与丈夫分离，因为丈夫要去航海了。丈夫离开后，妇女才发现自己有了孩子。她自力更生地生活，顺利地诞下孩子，可是一家团聚的日子依然遥遥无期。每天，妇女都会背着孩子到山上去观察，希望能看见海面上有丈夫归来的船只，终于有一次，她上山后就没有再下来了。后来，有人说那母子俩因日夜寸步不离地待在那里守候，已被风化为石头了。因为这样，人们便替这座山取了一个别名——中国寡妇山。至于她的丈夫后来有没有回来，就无人知晓了。

说完了故事，母亲温暖的手爱抚着我。这一刻，我隐约感受到母亲悸动的心……

傍晚时分，太阳已经滑下山了。当人们的影子越来越细长时，母亲带着那为我而种的满天星回家，把它放在屋前显眼的地方。可惜，我都看不见。

家的四周也种了许多花，这当然包括了母亲情有独钟的满天星。雪白蓬松的满天星花朵，娇小而轻盈、清秀且美丽。当柔和的微风吹过，花朵便会随风轻摆。甜美的芬芳更是散溢了整个庭院。

这天夜里，母亲坐在窗边阅读那本有关花卉的书。直到深夜，她才把书本搁在一旁。风徐徐吹来，母亲抬起头遥望那无边的星空，然后轻轻地哼着歌谣……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想妈妈，夜夜想起妈妈的话，闪闪的泪光鲁冰花……”听到这首歌，我便知道母亲又想起了外婆。在无数个夜里，母亲总会叮咛我以后一定要教孩子唱这首歌，对他们细述那凄美的神话……

“我会的，我一定会记得。”我很想说，可是却不能说。

我知道那神山的故事，是外婆告诉妈妈的。而这首歌，也是外婆在母亲小时候，常哼给她听的。就这

样，母亲在白天人前慈祥的笑容，到了夜晚便会消失不见。

母亲只有在独处时，才让自己的心情恣意悲伤。我感觉到母亲微微抽动着身体……母亲是在哭泣吗？是因为那首歌而思念外婆吗？母亲是否也同时想起了父亲……我很想知道。

这个时候，往事一定一幕幕地掠过母亲的脑海。我很想在母亲伤心、难过时安慰她，可是我却什么也不能做。我看不见，更不能说话。

屋外刮起了狂风，滂沱大雨倾盆而下。是上天也在为母亲感到悲哀吗？我不知道。

母亲关上了窗户后，轻声地对我说：“孩子，等我那为你种的满天星开花后，妈妈就不再种满天星了好不好？”语毕，只听见一声巨响，母亲便跌倒在地，而我也被压得透不过气来了。

书上写着，满天星的花语，是思念。母亲和我再也等不到那满天星开花了。但是，那已不重要了。因为，满天星其实一直在母亲心里，永远地在她心里。

“强烈的暴风雨导致神山附近的地区山泥倾泻，一名华裔孕妇惨遭活埋，酿成一尸两命惨剧……”第二天，电台的新闻播音员这么说着……

孟沙评语：

作者通过童话手法，从一起山泥崩泻造成一尸二命惨剧产生的联想写出一则凄美、动人肺腑的亲子故事，悲喜之间的反差，为小说带来无限张力。缺点是文字尚不够扎实。

甄供评语：

本篇故事情节单一：母亲喜爱满天星，决定为孩子种下一株。于是在劳作时，她给孩子描述这种花树的秀美和芬芳；在休闲时，母亲对孩子讲述花圃外不远处的神山的可悲可泣故事，母亲讲述这则传说、或吟唱《鲁冰花》之际，往事便涌上心头，使她伤心流泪。孩子想安慰母亲，却又是“很想说，可是不能说”。这是什么缘故呢？直到结尾之处，情节陡变，揭开谜底：怀孕的母亲被山泥活埋，酿成一尸两命。原来这是母亲在罹难之前的独语，也是与胎儿对话。

构思奇诡，是本篇的特色。作者通过人物的思绪，展现母亲内心美好的想望，父亲和外婆为何不在场？往事堪悲又是那一些？文中不作铺叙，而是把悬念留给读者去思索。

杰伦评语：

这是一个“一尸两命”的悲剧，但作者不把重点放在土崩而酿成惨剧的问题上，而是刻划了凄美如神话一般的故事，故事中充满了对亲人的思念。因此“满天星”即是“思念”的代名词。

作者布局新奇，没读到最末，读者根本不知道写的是什么，你以为是母子的对白，最后才知道是母亲与胎儿的说话。

作者没写出母亲所思念的人物和神山的传说有什么关连，但作者含蓄的道出了“母亲只有在独处时，才让自己的心情恣意悲伤……”那悲伤里隐隐透露孕妇对丈夫的思念。

虽然它是一篇很吸引人的微型小说作品，却也显示了驾驭文字的功力不足。

柏一评语：

原来第一人称是个未出世的胎儿，收笔取分。

意外

第三名
邓丽思



早知如此，他绝对不会花光那七千多块钱。

那个下午，太阳晒得他昏头昏脑。霾害走了又来，诊所所里看病的人可真多。咳嗽伤风发炎发烧，不外如是。小小的诊所，病菌飞来飞去，看谁比谁的顽强。领了药，他迫不及待地骑上电单车，往回家的路奔驰而去。

说是奔驰，其实他骑得比谁都小心。妻子、两个念中学的孩子、一个尚未入学的老么、还有年迈的高堂，像他这样的中年男人，每一个步履都要格外留神。虽然鼻子塞得厉害，喉咙奇痛无比，然而他每一根神经都不敢松懈，抖擞精神专心骑车。

下午两点多，日正当中，加上越来越严重的霾害，路上车辆少之又少。这段公路，他太熟悉了。每天骑电单车上下班，哪个路段有坑洞，哪个路段浮凸不平，他了如指掌。

他稍微加速，没几公

里，突然望见前方横躺着两部毁不成形的庞然巨物。远远的，他看到好多小小的纸张，随风扬起。他放慢速度，先是看到地上车子零件的碎片，再往前，不得了，那些小片的纸张竟是印有人头照的钞票。紫色蓝色红色青色，一张张，一叠叠，很乱，就像他的心一样乱。一部解款车和一辆大型罗厘撞上了。天降横财，是这个意思吗？他心跳不禁加速，他将电单车停在路旁，就像过去在路上见到车祸发生时一样。

奇怪，怎么今天没人围观热闹？环顾四周，只见几个电单车骑士，争相捡起散落满地的钞票，然后匆匆塞进裤袋，旋即紧张兮兮飞驰而去。捡了钞票就走，难怪无人围观。他放眼望去，地上的钞票似乎还剩下不少，很自然的，不假思索的，他也弯下身体，边行，边捡。

救伤车警察局的电话可有人拨了？可能有吧。他又不是第一个目击者。该有人

拨电话了吧？以往经验，拨电话求救的，多数是友族同胞。999，是否一拨就通，他可真不知道呢！偶尔他会帮忙截停路过的车子，送伤者到医院。当然，要截停一辆车主不怕伤者血迹沾污车座，甚至不怕伤者可能半途不治的车子，还真不容易呢。

咦，相撞的罗厘和解款车里头可有伤者等待救援？他瞧见解款车司机的身体卡在车座上，血淋淋的，看来，须出动消防员才能脱困。路旁伏着一个伤者，死活不知。还有一个，抛得老远的，更不知如何了。他小小力量能做什么？他边瞧边想，捡钞票的手，却一刻也没停下。诊所所拿来装药物的小纸袋，也派上用场了。

很快的，能装的都装满了钞票。隐隐约约，他听见微弱的呻吟。是晕厥过去的伤者醒了？警车救伤车怎么还没到？如果警察看见他捡钞票，算不算违法？天降横财不会变成飞来官非吧？他赶快骑上电单车，绝尘而

去。一路上，他担心会有警车追来，更担心电单车号码被人记下。当然，他还不断想起车祸现场。还有很多很多的钞票，近在咫尺。

那个原本应该好好休息养病的下午，却因为这起意外，怎么也静不下心来。解款车的钞票，号码会不会都做了记录？警方会不会通知各银行作废那些钞票，逮捕那些捡了钞票来存款的人？

夜长梦多，当天傍晚，他抱病和妻子到邻近商场，买了一直想买的数码录像机、手提电脑和手提电话，钱就这样花光了。回到家。三个孩子见到那些时尚玩意儿，高兴还来不及，那管钱从哪来。钱，当然不能让人知道从哪来。这个沉重的秘密，只有妻子知道。那晚回到家，他心力交瘁，昏睡过去。

翌日，妻子买了所有的报纸，几乎每一份报章，都将这起车祸刊在头条。

“三死一伤。百多万元无踪影；只捡钞票，救援者不见人影。”

看了报道，闭上眼睛，他想起车祸现场。他，就是车祸现场其中一个不见人影的甲、乙、丙、丁。

小小的感冒，竟然拖了两个星期才痊愈。

病终于是好了，精神却一直恢复不过来。每次孩子拿起录影机，他想到的是那三死一伤车祸的画面，花绿绿的钞票和血淋淋的现场。最要命的，还是每当手提电话响时，他仿佛从电话铃声中听见那微弱的，却非常痛苦的呻吟，久久，不去。

早知如此，他宁可一张钞票，也没捡过。

孟沙评语：

从一起意外车祸，反映畸型社会的冷漠人性；抢钞票放在前头，人命少人理会，刻画一位同犯者的内疚，自责心理，细腻动人。

甄供评语：

这篇小说的主角，没有姓名。作者以“他”称之。

小说描写“他”平凡生活中遭遇一桩“意外”。事缘“他”从诊疗所出来，骑电单车回家休息。在途中，看到解款车与大型罗厘相撞，两车毁得不成形。解款车上的钞票散落满地，路过的电单车骑士停车拾钞票，尔后就紧张兮兮地飞驶而去。适逢“天降横财”，“他”也如此这般的捡拾，能装钞票的纸袋都装满了。

回到家里，“他”点算不劳而获的横财，一共是七千多元。对此，他没有喜悦，也不能安心养病，而是浮躁、疑神疑鬼起来；血淋淋的车祸现场又在眼前，伴着呻吟声，还有很多飞舞的钞票；怕惹官非，赶紧消灭罪证，“他”抱病与太太去买数码录像机、手提电脑、电话机等。当电话机一响，“他”仿佛又听到伤者的痛苦呻吟……。

作者紧扣题旨，不枝不蔓，集中笔力描绘“他”的内心挣扎以及世情的冷漠。

杰伦评语：

作者描写的是一起不寻常，交通意外。“意外”也包含了良心道德的难熬的自责的讯息。

文笔细腻，活灵活现。

以一句“早知如此，他绝对不会花光那七千多块钱”开篇，也以一句“早知如此，他宁可一张钞票也没捡过”结束，结构也佳。

外公九月写的诗

——追悼 Lin Pei

1. 你听到吗

泪可以流
心可以痛
但
与事无补

那天主堂的
钟声
那庙堂的
暮鼓
那回教堂的
诵经
你听到吗

2. 病魔

人活得好好的
为什么会有另一些人
给这些活得好好的
人制造麻烦 制造死亡
制造紊乱 制造不安

他们这些人
(其实那里是人
是鬼是魔是妖是兽)
是人的病魔
无缘无故给人
病痛
给人
苦难
可恶可恨这些病魔
如何将这些魔鬼
彻底消灭 彻底铲除

3. 我真没用

镇静的微笑里
隐藏着多少伤痛

小小的病室
一片空漠
看了心酸
想着心焦

癌魔癌魔

使我觉得
无奈 无助

4. 窗外又下雨了

窗外雨又下了
外公心里刮着
东北季候风
我用手拭抹
蒙在玻璃上的
水气

我真的很害怕
你用沉默的眼神
告诉我
你不快活的心情

印在寂寞墙壁的
影子
憧憬广场上的
秋千 翘翘板 城堡 滑梯

5. 画一道彩色的虹

人世多变
人残酷 人无情
人犯罪 人作恶
给人间带来伤痛
肯定人生
带来凄凉

伤感的人
悲哀的人
他们的眼泪
却滋养大了
人生还是有希望
人还是要活下去的

在惨淡的人生
画一道彩色的虹

6. 一口一口地咬

小小年纪就被
病魔来折磨
我心里有隐痛

躲在屋里
把痛苦放在屋里
收在心里
让它蚕食
一口一口地咬

7. 渴望

又一天
夕阳又西照了
朝阳从东升起
我没有发觉
一天一天这样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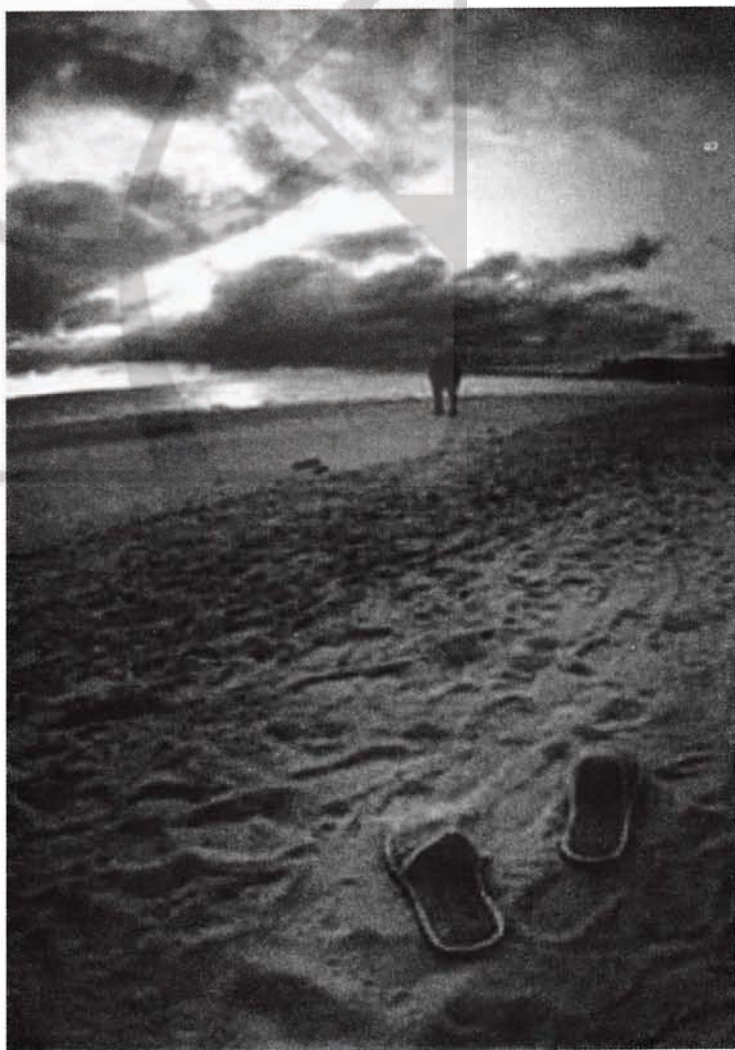
还要捱多少个
这样的一天

渴望 渴望
真真感觉到
朝阳东升
心在淌血
我体会到
切肤的痛

8. 女儿 妈妈

没看见她
愁苦的脸容

但面对孩子的
悲苦
我知道
她有泪有伤
都往肚子里
咽
因为没有人
能为她分掉
这把泪 这个伤



外公十月写的诗

——追悼 Lin Pei

1. 我迷途于黑暗

我被折磨于恶魔毒癌
的纠缠
不再能独自享受寂寞
带着风尘
我日日奔波
眼眶扬起
怅惘的尘土
一滴辛酸的泪
浮游在我老去的
眼里
我迷途于黑暗

2. 我哭着从梦中醒来

我哭着从梦中醒来
人生中诸多的辛苦
幼小的你已尝遍

我带着你的病痛入睡
发愿要在梦中
将恶鬼癌魔歼灭
消耗我残余的
生命
发誓将这纠缠着
我灵魂的恶魔
用我双手将它掐死

恶鬼癌魔反手
掐我
我出全力顽抗
无奈我已
力不从心
我好不甘心
我哭着从梦里
醒来

3. 无题

我沉缅于个人的
忧伤
大夜弥天
我在重轭之下呻吟
皮肉之痛算什么
怆痛锥着我的心我的肝
我是蜷伏的老松鼠
躲在屋子角落
狠命地吮吸伤口的血
当作苟存生命的药

幽怨的洞箫
凄凉的二胡
愤怒的战鼓
激越的军号
抱怨着天和地

4. 无题

今早看你
呜呜地哭
抚慰着病儿的妈妈
默默
妈妈给你揉背

妈妈说你头昏昏
你也不要多说
只是哭
哭出你的愤怒
你的悲伤

妈妈的温柔
能否驯服你的愤怒
你的悲伤

我的心在绞
我的眼眶有泪
能做什么
站着 心乱
泪能做什么
心痛能做什么
有人能给我一个
幻境吗

希望
明天有希望
希望是不是在招手

眼泪在述说眼泪
心痛在述说心痛
同样述说
 悲哀
 运命

窗外隆隆的雷声
是在击打
 轰炸
人间的悲怆

5. 外公没用

外公最没用
唉声叹气
流泪咀咒

在病室里
在病室外
在路上
在家里

为什么要给最没用
的人
这么多唉声叹气
这么多眼泪咀咒

外公没有用
只会流眼泪
号啕大哭

外公只会流眼泪
号啕大哭
他还能做什么

6. 没有走远

你走了
外公嚎啕大哭
人家说

你已得到解脱

解脱的是
那付躯壳
你的伤痛
外公的伤痛
都没走远

7. 不再

周末
草场
不再
看到你的
欢笑
听到你的
高呼

外公不甘心
天公的作弄
从此
要从回忆
从秋千翘翘板
滑梯城堡
去寻找
你的欢笑
你的高呼

8. 愿

冷风吹来
我知道
今夜你很寂寞
小小年纪
单独去走那长路

我跪下暗祷
达摩难陀
请他携你上路
一路要好好

照顾你

9. 为什么

外公不能看着
你长大成人
外公的老命可以
给你换个命
为什么为什么
上天不让外公
看你长大成人

10. 不再伤心

外公看过许多
生生死死
太婆去世
外公伤心透
太公去世
外公心酸
你小小年纪
为什么上天不让你
长大成人
外公死了后
才不再为你伤心

11. 一朵白莲

不会讲坏话
不会存坏心
清清白白来
又
清清白白去

佛祖啊
这个小女孩是
一朵洁白莲花
脸上心里总是
绽出微笑



新王府井颂

推土机赶走了老居民
赖着不走的大妈死于回忆
姑娘们跑回来，落户于
包房和酒吧，以小费度日

王爷的马鞭像条毒蛇
盘绕着新华书店的营业员
一只爱书的手摸过书脊
是个盲人，但并非文盲

从此你就得学会享受眼福
任何一件商品的价格
帮会烫伤你的手指，使你
回不到平稳的座位和心态

出去的更难，进来的更容易
在出去和进来之间，一个个
全都穿着入时，转瞬即逝
生活被提升得不可企及

而你仍然生活在五毛钱的
车票上、四毛钱的公用电话上
豪华商场的入口免费参观
老字号变了花样，赶上了时尚

接下来是医院，气宇轩昂
但缩在胡同里；白大褂荡漾
在受尽病痛的空气里，而微笑
依然垂挂在实习医生的脸庞

王府井是个赌场，谁都想
携带所有的积蓄前来痛快一秒
啊，在这气派的露天舞台上
布景奢侈，而市民成了主角！

王府井的每一寸空间都是
黄金，但整个儿还不如我爱人的
发丝一根。我会去得更殷勤
只因王府井之上还有她的眼睛



叶新田在吐鲁蕃葡萄架下留影。

清平乐

序 《郭全强言论集》

披星戴月，任它风霜冽。华教征程虽似铁，欲建千秋大业^①。
新院^②耸立山岗，成城众志和谐。鸿爪雪泥结册，树正不怕影斜！

2006年12月

注：①千秋大业，指的是华教千秋大业。

②新院，指新纪元学院



风雨送春归，洪水迎春到。该是骄阳赤道天，南海狂涛啸。
泪眼看灾黎，忘却把春报。虽是残年景又急，犹得襄华教。

(17/1/2007)

◆托钵

达摩难陀圆寂

一朵朵白莲
竞相开放
庙里

达摩难陀
怀大愿力
为众生说教

一张张白色华盖
灯影幢幢
人影幢幢
僧徒口诵经文
信众泪水盈眶
法螺失声
木鱼不响

达摩难陀
超脱生死界

魁梧身材
披一袭黄袈裟
袒露左肩
眼神炯炯
庄重地跟我
说轮迴讲业障

我不懂轮迴也无知业障
我只看见人生
奸邪罪恶
纯洁无邪

贫穷疾病
天灾人祸
共生共存

达摩难陀啊
我牢牢记住
你说
心存善念
不必进庙

(2006年9月上旬)



孟沙诗两首

1. 无谓

听他道过见仁见智
一边拒绝阐释
一边自圆其说
诗为何物
后现代也罢
反传统也罢
既强调诉诸感官
何需蛇身添足
札记算得什么
免得人唱诗人心虚

(读某后现代派诗人诗作后附冗长札记，有感而作)
(2005年7月25日)

2. 苦事

——批阅学生作业有感而发

可怜的因为
无辜的所以
被语文老师爱徒看上
痴痴苦缠
齿缝间尖笔下
蹂躏得要死不活

写一个小人物
真需费那么大的劲吗
先来一顶人生大帽
再著一件超大号衣服
接着狠下重色
把人物涂个大花脸

镜头总不能对焦
拍出来的照片
背景是满地垃圾
还拖着一条
长长的尾巴

(2005年7月25日)

秋山诗两首

1. 花，开在 最灿烂的早晨

从来没有绽放过
争艳夺目的色彩

没有
拥有过
亮丽的早晨

最阳光的笑容
问候
等候
飞过的灵感

吻你
热你
红透的双颊
不能让你枯萎

春的莅临
春的颜色
豪放的
灿烂了
你我
深深的恋情……

2. 城市

仿佛人都是铁
心肠
拳头
头脑
都是铁

铁一般的时间
脸孔和
笑容

铁言铁语
铁的风情

黄色，暴乱，奸杀
铁的反应

铁手
征服整个世界

街道
铁柱很明
感觉很黑

铁的眼泪
生锈了自己

几时
几时
可以寻回
有血有肉的
自己？

1. 叶子

在海边
树叶每天伤心……
扫叶子的少女，汗水
浇透了背
树叶还是每天伤心
扫叶子的少妇，泪珠
被黑夜偷走了

树叶还是每天啊每天伤心
扫叶子的老妪，抬头
看着叶芽

起先她想什么都不做

后来沿着沙滩一路笑着
捡拾了一袋又一袋

王涛短章

2. 短章六则

1

你听过风的梦呓吗
一株小草
沉醉在一滴露的颤抖

2

石头就是石头
困了硬真理

3

总是黑夜远远撤退后
梦才璀璨在阳光的缝线

4

星光是喜欢渐渐等待而苏醒的

5

孩子的第一声哭泣
是宇宙
最优美的乐章

6

人啊
你的笑容是这地球
唯一永恒不凋的花

3.2003 年：三段

庭院荒芜荒芜了我的心田
我正要从一个幽深的古井爬出来

听到一声什么东西掉了下去
再也捞不回来

抬头看见了晚云
浅浅的笑着飘过我头顶

童诗三首

1. 冬天

冬天
天气非常寒冷
雪给大地披一件
厚厚的被单
可是
她的心意虽好
大地却温暖不起来



蜜蜂和蝴蝶是评判
这个选美会有个怪规矩
不是美人走猫步让人评选
而是评判跑到一个个美人面前
给她们打分数
看给最漂亮

2. 花儿选美

春天
大地开选美盛会
花儿是美人
个个妆扮得艳丽丽丽
出来竞选

3. 萤火虫

弟弟喜欢萤火虫
小小的灯笼
在夜里到处游来游去

其实
他自己也是一只萤火虫
而且是一只大大的萤火虫
那是在中秋夜
这只萤火虫
一年只有一次
提着大人的灯笼
在自家门前游来游去





田园之歌

若有人切开我的血管
仍有昔日故乡的风貌
清水河流动潺潺的姿势
仍有晨星含泪消失后
朝阳初升耀眼五彩的颜色

当朝霞似的血渗进了
龟裂干燥的辽阔农场
而血又飘忽地流回
农场的五脏在灌溉
庄稼百物的生机勃勃
光荣即随河水滚滚流去
田野弥漫着太阳的歌唱
呼吸蓝天底下的菁英

血管里奔流着的欢腾
岂堪回首，田园曾被
洪水浸过，日寇的铁蹄
狠狠地犁过，蹂躏过

而那个酷热的田园
曾掀起过骇人的风暴
农场悲欢心绪拂过雨季
萌萌之夜悠然愈合
敢教农作物披上翠绿的衣裳
蝶后飞绕着瓜果的笑唇

笑唇在大地上烙下芬芳的指纹
烙下天狼星之永恒

永恒流光里倾诉不尽的骨骼
弯腰驼背，风湿骨痛的
曾经把宝贵的生命献给
乡土耕耘的祖先之骸骨
埋在椰风胶雨的土壤里

红海是田园的希望之光
当茅屋柴门咳嗽的声音
像把看不见的‘巴冷刀’
将黎明的肌肤手臂
砍出躯体的鲜红

当晨风把农作物丰收吹成
鲜花盛开悦目的欢笑
就吹成最肥沃的五色土
一首贝多芬的田园交响乐
农民抢购着春天的颜色

看月光从树丛缝间漏下
漏下月亮的心思
织进农民满怀的憧憬

侯亨能诗五首

1. 归航

来时的路
——倒数
像断了线的风筝
飞出规范的天地

腾向彩云端外
腾向彩云端外
呵，铁篱内的朋友还在招手
那朗笑和豪语
竟跟我奔了数百里
路边林山几许换季
新绿仍认得出我
发出哗啦啦的欢迎

家乡的屋瓦已在望
夷俗的目光
窥探我的行囊

我能带回什么呢？
除了这颗依然腾跃的心
准备再看一世纪的人情

2. 开斋节的早晨

开斋节的早晨
穆民为黎明颂唱序曲
我醒在第一道梆声

道出一个华族同胞的祝愿

祝你们战胜了又一个月的考验
祝你们驱走了魔鬼的诱引
你们坚持真理的必胜
是各族景仰的好精神

愿斋月的意志深入人心
培出饶勇的人民
同心熔铸兄弟情谊
协力缔造民主的乐园

我紧握马来同胞的手
一股暖流从心串过心
我从我的心底
吐出民族团结的殷望
我从他的眼里
看见那道墙开始塌坍
让我们永远携手
拨开半岛上的乌云
把拉马旦的精神
祝愿十年
万年……

注：在扣留营里过开斋节，与赛胡先博士，安
华同庆。

3. 我将回来

孩子们露着干瘦的膀子
嬉戏在路边的水龙头
水花溅染木屋区的黄昏
其中一个忆起了我，招手
我贴近他耳边，说：
“我将回来！”

年迈父母倚着古老的木门
凝看北天的云霭，又在默祷
我遂站在孩稚的笑颜中
向他俩招手，说：
“我将回来！”

我那以爱滋润自己的同伴
自我远去
在新的一代里找到了爱的园地
从早到晚，辛勤栽培
然后才发现我笑在相框里
这时，我又跃进她的日记，说：
“我将回来！”

从班苔谷到太平
有许多目睹我远去的
树木，道路，房屋
昨夜，它们又听见我的嘱咐
请好好看顾我的足迹
告诉我几年来
它身上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
“我将回来！”

4. 远方来鸿

纸上蹦着出奇的神韵
矜熟的音符
引我进入

我看见了
一颗年青的心房
搏跳着时代的跫音
我看见了
一个爽朗的容颜
笑傲在风雨的天涯

一颗心
能装一万人的热情
一个人
能激发一万人的坚贞
您
像一颗卵石
在青春的溪涧
越久越闪烁

纸上蹦着出奇的神韵
关怀的电波
盈满您的心田
检收在我的眼
我深深体会
我的一点点
盈满您的心田

放心生活吧
我没有寂寞

注：在扣留营，爱人郭沫婷给我的来信，
提供了很大的激励作用。

5. 她

她
陪我走过
那段激越的大学生涯

她
在我身陷囹圄时
将爱的种子在我心中尽洒

她
在我闯荡江湖之际
培育孩儿茁壮成长

她
在我车祸临死前夕
救我一命阿尔法^注

她
当我迈入暮年
还赳赳不倦走天下

她
不着丝绸绫缎
不抹脂粉凝香
但…
一点一滴都是芬馨
一步一履都是坦荡
呵……

她的典美尽在内
她的绚丽不在外
她是我最爱

注：她是郭洙婷，在我车祸时，医生束手，
她运用“阿尔法”Alpha 低频脑电波，
使我慢慢苏醒。



[编者按：侯亨能博士这五首诗歌，已收入在作者近作《扣留营诗抄》。该书由朝花企业出版，每本定价 RM20（西马）、RM22（东马），各大书店均有代售。本刊特选侯亨能诗作五首，以飨读者。]



相约在靖国神社

(外一首)

小泉执意

参拜靖国神社

因为

他跟甲级战犯

有约在先

他们仍未实现

大东亚共荣圈

台湾泰雅族人执着

从靖国神社

迎回先人

因为

先人跟他们

有约在先

他们不是日本人

耻与战犯共处一室。

(15-08-06)

獐头鼠目

长相獐头鼠目

工于心计

相为心生

相师如是说

你这个政客

向战犯杀人魔

打躬作揖

打什么鬼主意

06年9月你下台

还是獐头鼠目

还是要算计人

还是跳梁小丑

一个

(2006-08-27)

七律三首

1. 清远“飞来寺”采气

古寺飞来伫半空，
楼檐丽阁傲苍穹。
眼前峻岭随岚翠，
足下江流映日红。
拾级登台寻瑞气，
踩云拨雾吻天风。
尘间顺逆皆忘却，
紫霄悠长纳体中。

2. 仲夏星空

薰风习习拂江湾，
诸岛星垂夜未阑。
弄巧纤云诗韵荡，
辉空银汉画图看。

光连一局开苍宇，
影灿千珠落碧澜。
我欲清吟赓太白，
情牵箕斗入书刊。

3. 湖光春色

——与八秩老人晨运游湖

波光潋滟柳含烟，
榭阁亭楼曲径连。
红岸如燃花讯好，
翠帷若伞鸟音喧。
春光召诱人行早，
水暖传呼鸭竞先。
岁岁湖山天染绿，
情怀八秩兴无边。

◇史英（新加坡）



短诗两首

2. 心声的告白

飘入我那文学的天空
一朵云
在神州伯乐眼里
原白如棉团
当从墨镜望去时
色变了
乌黑一如鸦为不祥的标志
竖于僵化观念的领域
纵然携来是甘霖
一经疑雾密布的目光转化
那朵云
所蕴含的变酸雨

1. 不屈的灵魂

燃在长夜征途上
那含苞的花——
一把火
青春时期点着的
曾高擎而行
我的心房由是生发出暖和
厉风挟雨突然来

灭了火，曙色显露前

事出无奈啊
改撑油灯以引路
亮度的转弱
心凄然 回头一想
非死水便有涟漪漾起
只要风不变固体
我的脚步由是又踏响征途
为求夜色褪尽迎晨曦

绣花球怎样才能变多彩

大门旁有一株老迈却壮硕的绣球
我们搬进这个家园已经十年了
只是淋水 完全不必施肥
它每年夏天都开出近百簇的绣球花
光鲜肥健 大的像足球那么大

一定是这树龄逾二十五年的老灌木
有繁密坚忍的根系深深钻入地层
源源吸取这片黑土取之不尽的营养

我家这绣球花的颜色是独一无二的
我一直观察我所见到民居的庭园的
公园中以至植物园中相同的品种
它们是紫红 甚至接近紫蓝
没有一株像我的一味的大红色
虽然它的健康强壮无可怀疑
枝干不怕风雪 花叶全无蛀孔

听说绣球花的颜色是可以改变的
想来 应该像化学实验的石蕊试纸
听说一味大红是因为土壤中酸性太重
是因为每次剪草后不去收集草屑
又不调整土壤酸碱的比例

今年开春我买来一大袋石灰粉
一把一把撒在绣球覆盖的地面
淋水把石灰粉溶进土中作试验
夏天来了 绣球花一一成形变大
从玫瑰红渐渐变成深深浅浅的紫红
又有深深浅浅的紫色 深深浅浅的紫蓝

当花簇开尽 日渐变干
每一簇甚至每一朵甚至每一瓣 都不同
除了从红 到紫 到蓝的系列
还多了个黄的元素 黄红 黄紫 黄蓝

还有是怎么也没想到的绿色
大概是黄与蓝相混的结果
一个小瓣 也可以混合三四色而成多彩
当绣球花日渐变干而还没凋谢
我剪下几簇插在空空的玻璃瓶
让它门慢慢的风乾而成为乾花
让这一瓶多彩的乾花向人提醒：

我 我们 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祖国
老迈却壮硕 壮硕却守旧因循
绣球怎样才能变多彩？
改造根系所在的 顽固的土壤

（2004年8月末，温哥华美思庐。）

对联·诗

1. 题西连中华小学牌楼联

中国沁雨千枝勃
华教扎根万载青

沈慕羽书

二〇〇六年六月廿九日

2. 甲州董联会金禧（七绝）

薪火赓传数百年，
郑和业绩史留篇。
族根今日谁坚护？
屹立中流甲董联！

2005年10月15日

3. 勉诗（七绝）

翠竹孟秋风雨情
群英八面会花城
须知峰岭千般峭
一步攀登一步经

2006年8月11日

第廿八届全国华文独中三语演讲比赛，
八月间在美中国举行。

我的黄河情

——2006年春节徒步黄河寻根

少年的我最喜欢仰躺在薛宝钗的身边，看那满天的星月，那星月是活的。后来我念书去了城里，薛宝钗也魂归离恨天，我就很少再看天上的星月了。

这次徒步黄河，使我有机会再看儿时的茫茫长天，那儿时的月，儿时的星，依然还都是活的。

2006.2.10 08:14~8:21

月亮问我的腿疼也不疼，星星陪伴我寂寞的路程，那星月将指引我，走完这艰辛而难忘的旅行。

2006.2.10 8:28

中午，走过沙拐子，远远地看见一排一排的树，近了，看清那是旱柳，好高，伟丈夫一般，仪仗队似的延伸着。再往前，眼睛豁然一亮，竟是好大好大的一片树林，

2006.2.10 13:02

定睛望去，哇，是红豆树林！真使人振奋，这也是我在黄河边的大漠里看到的最大的树林了。这北国红豆树那盘曲坚定的枝条上挂着串串红豆，傲立在寒风白雪中，就像是绝世的北国美人，妩媚中自有三分豪气。

红豆树间还散布着许多旱柳，旱柳那灰黑挺拔的干，青灰色的舒展洒脱的枝，



肖先华在观赏沙漠里的四合木——亿万年前留下的珍稀植物。

与红豆树那黑红婀娜的枝条相映衬，这是多么美妙的搭配啊，真是天作之合！树林里的树并不密集，而是疏朗有致，各自都有很大的空间，自由发展，各展风采，联袂而不纠缠，亲爱而不失礼。我在林间漫步，听着鸟叫声此伏彼起，看那地上干黄洁净的小草，白中透紫的浅雪，有些地方雪还形成花朵的形状，真妙啊。我想世间的公园、盆景园，仙境的蟠桃园、蓬莱岛也不会比这里美，我干脆给这里起个名字，就叫美情林吧。

2006.2.10 13:07~13:24

看那迷人的红痘痘，有大红的，有黄红的，有白里透红的，在没有叶子的枝条上一闪一闪的，给人许多的感念，给人许

多的遐想。

2006.2.10 13:28

我记得第一次看到北国红豆，是在正月初九。那株老树傲岸冷肃，犹经历了许多风霜的年老的美人，同伴故去了，花容零落了，但还要独自一个人坚强地像山一般屹立在黄河岸边，看着黄河清，看着黄河浑，洗去历史的层层泥污，在严冬里展示着鲜红的真容。

那是一种苍劲老辣的美，那是一种坚实厚重的美。美呀，美虽然老了，但气节尚在，风骨犹存。那是时代的表征，那是文化的典范。

2006.2.10 13:33~13:38

第二次看到北国红豆，是在正月十一的早晨，那几棵比较细的红豆树，依托在东红柳那个村子里，在晨曦中显得活泼可爱，还带着几分羞涩，就像房东家那两个双胞胎姐妹。这是一种有女初长成的美。

2006.2.10 13:44~13:49

而现在这个美情林里，这么多成熟的红豆树聚合在一起，是一个团队，有一种仪式，有一种规范，显示出一种蓬勃向上的美，雄壮威武的美，大气奔放的美，所向无敌的美。

2006.2.10 13:56

我在这里真切地感受到了美的三种表现形式，也使我不禁想到了王昭君的美。王昭君未入宫时清纯可人，入宫后是汉宫威仪，到草原上弹着乐器，和亲胡汉，倾国落雁。那也是美的三种表现。我想应该是昭君把那一份美丽播种在这片土地上，然后才长出这么多美丽的北国红豆吧，并且她亲身就幻作一棵。

2006.2.10 14:01~14:06

正是我正月初九见到的，那是民族团结的象征，那是和平的天使，那是中国文化的美神。漂亮是一时的，而美是永恒的。我愿意追随昭君那虽然远去，而又无处不在的情影，化作一棵小树，默默地长在这里，守候着黄河岸边大漠里的这份美情，任那白雪覆盖我，任那冷风拍打我，无怨无悔。

2006.2.10 14:10~14:15

正月十四 昨夜是这次徒步黄河最艰苦的一个夜晚。昨日到一蒙古饭店，主人很热情，招待我吃喝，但因晚上有活动，不能留宿。又去一藏传佛教的庙里，但庙里也不能住。忍着腿脚的酸困巨痛，在寒风中快步向前走，见有灯光，就进了村，第一家房间很多，但因有两对新人，也不能留宿。知道这里叫道图村。这家人让我去找队长安排。到队长家，我敲门后，队长的女儿来开门，马上又把我关在门外，大约是我的这身装束把她吓坏了。不久出来一位大叔，盘问我几句，让我进了屋，坐在宽敞的客厅里。过了一会儿，在里屋打麻将的队长出来，让我去一个老汉家住。沿着他指的路，我踏雪过去，但门是锁的。

我又返回队长家又敲门，队长的侄女到里屋报告后开了门，我坐在装修得十分好的客厅里和他们聊天，知队长的女儿上高一，侄女上初三，在鄂尔多斯市念书，一个月回来一次，但队长的女儿始终没有回头看我一眼。

不久队长出来又让我去另一老汉家，敲门进去，两间屋，狭小破败。那位大爷说他家没地方让我住，队长家房子多，让我再去找队长。我又折回刚才那位老汉家，见有灯光，就敲门，但这位大爷干脆不准我进屋，让我再去找队长找住处。

寒风拍打我的鼻梁，割我的面颊，我再去队长家敲门，队长的夫人隔着门和我说两句话后，就进了里屋，我就这样在队



肖先华在苍凉寂冷的大河岸边驻足，他要磨破铁鞋，走穿青史，望断天涯。

长家门外的雪地里站了半个小时。

隔着玻璃窗，我能看到队长家温暖的客厅里柔和的灯光下，那两位女中学生正在聊天看电视。周围稀稀落落的人家正灯光闪烁，虽不是万家灯火，但也十分温馨。

怎么办？我想还是沿着黄河往前走吧，膝盖腿肚异常酸痛，肩膀脖子也困疼，但我要坚持向前，我担心一停下来，腿上的骨头和肌肉就会散架，就会离我而去，非我所有。

2006.2.11 7:08~07:50

正月十三夜的月亮还有缺，月亮的周围有个大大的晕圈，我沿黄河向东走，不见北斗星。走了一阵子，见雪地里有一个小院，院里没有灯火。叫了几声，也没人应，到屋前，见是空房，我知这是牧羊人夏天住的地方。实在走不动了，进去吧，放下行李，抱来柴草，生火烤一下。

一夜蹲在火前，早晨六点钟醒来，我

吃了一惊，因为昨晚决定一夜不睡的，怕在零下二十多度的气温下被冻僵，火早已熄了，活动一下腿脚，没有僵硬。

走出屋子，见将西沉的月亮竟圆了，北斗星也出来了，真是半个夜不见，您老人家竟圆了，是我生的一堆火把您烤圆了吧。

想起张若虚的诗：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还有：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不知乘月几人归，月落摇情满江树。

又抱些柴草，一边烤火，一边背诵唐诗宋词，疲劳消除了，天明还要登前途，但是没有老翁，不能独与老翁别。

2006.2.11 7:54~8:17

在像刺骨的刀子一般的寒风中收到你的祝福 谢谢 元宵快乐

2006.2.11 12:02



黄河边的小村庄。

我现在走在黄河边
左脚踏白雪
右脚踩黄沙
天地间再无他人
今天风最大
云遮阴山
太阳闭门不出
不知今夜月来否

2006.2.11 16:03

太阳出来了。这是一件多么亲切的事啊！

温室中的人，怎能体会荒郊野外的旅人对太阳的渴望！初升的太阳未能马上驱散四野的寒凉，但整个天下是亮堂堂的。

2006.2.11 20:07

给人无限的希望，给人无穷的力量。上路了，看到黄河对岸的山脉耸立着，我以为那就是阴山山脉了，后来知道那叫乌拉山，今天走路较少，只走了五十里路。

2006.2.11 20:11



2006年正月二十一，严姐在呼和浩特喇嘛洞。

到独贵塔拉镇时，天还没有黑定，住粮站招待所，屋里暖气不够，厕所甚脏，好处是我有水洗脸了。

今天是我沿黄河徒步的第十三天，路上没有洗过一次澡，只泡过一次脚，多数早晨不洗脸，因为房东没有洗，我也就入乡随俗，没有提出洗脸的要求，每天吃一顿或两顿饭，饿时喝水吃干粮。

2006.2.11 20:11~20:22

韩老师好，后天能到包头。这两天累，脚肿了，走的路少了一些。 (3)

2006.2.12 15:12

人性的脊梁

收到从马来西亚寄来的《燹火》杂志，我即拆封阅读。伍良之先生的散文《我在阳朔的西街》立刻扣住了我的心弦。先生笔下的景观，我是熟悉的。我们是同去赴会的，同去观览的。同赴世界华人文学家桂林寻根和学术交流会，同去桂林、阳朔那青山绿水间游赏观瞻的，甚或可以说，在同一时间，我有幸和伍良之先生站在同一空间欣赏同一种景观，正是这样的机缘，让我对先生充满了敬仰。

伍良之先生笔下的风光很美：“我们由桂林顺着漓江而下，漓江清澈蜿蜒奔流，晨曦中，流金耀目，锥形的山，柱状的山，塔尖的山，高峻挺拔的，如千把剑戟，延绵迤回的，便联翩起舞，群峰倒映山浮水，无水无山不入神”这样的美景的确迷人，的确醉人。尽管我是第二次游览了，仍然为那美妙的山水所折服，所陶醉，以至笔下的文字总像是一个俘虏缩着身魂去面对一个胜利者的傲色。或许恰恰因为囿于此的缘故，我不得

不对伍良之先生刮目相看了，我刮目相看的是先生笔锋陡转，写下的这段文字：

……走进阳朔古镇的Cowboy Town“牛仔街”，牧歌民谣，洋曲古乐，一齐奔来。夕阳下的西街，狭小的街道，昏黄的灯光，古旧的楼房，闲情的路客，我很逍遥。……望着阁楼门楣挂着的“牛头吧”、“大篷车吧”、“自游人”、“没有饭店 Meiyou Cafe”……，我心里迟疑；劈脸看见三两洋人闲坐门前灌啤酒，我嘀咕这里并不像我见过的欧陆风情洋场酒吧；西街乍然变得苍白……

西街的苍白是伍良之先生的心灵的感受，以我的麻木是不会有这样的触动的。接下来，先生写到海外游子，流落异域，无亲无故，于是集聚一起打造出了“唐人街”。那唐人街上雕龙饰凤的牌楼上写的是“礼义廉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充满了浓郁的传统风貌。读到这儿，我真有些汗颜了，既汗颜于西风狂卷，东风便喑哑暗淡

了，更汗颜于司空见惯的我，便麻木得见惯不惯了。真感谢伍良之先生犀利的笔给了我深深的警示，促我走出不知不觉陷身其中的麻木。

平心而论，我对伍良之先生的印象是敦厚。在桂林初见面，我的头脑里马上迸出几个字：温良恭俭让。虽然，主办这次活动的肖先华先生给我介绍，他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作家，但印象却固执的认为他是从论语孟子、唐诗宋词中一路走来的，因而才走成了这种古典的韵致。他说话悠然，行路悠然，连登山爬坡也是悠然的步子。那日，我就是紧随着他这悠然的步子攀岭石，绕田陌，拾陡级，穿过云雾，登上龙脊山的。在山顶喘息，恰来了一阵风，那满山满坡的云雾也就悠悠然远去了，重重叠叠的梯田显现出真实容颜，让我们悠然欣赏着汗水和辛劳写就的风光！伍良之先生久久观览，不言不语，只用相机带回了目光中的景观。

如果把伍良之先生定格

于这种风貌，那就有些片面了。在桂林举办的诗文朗读会上，先生有一段前言，是说他走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观感，至今数月过去了，我的耳边还不时震响他的声音，那是对日寇暴行的谴责，那是对和平安宁的呼喊！这激愤的他，让我看见了伍良之先生绝然不同的另一种风貌。他复杂了，复杂成了我急于读懂的一个形象。

我读他的书《野鹤云飞》，随他游览阿里山。阿里山有个姊妹潭，潭水中荡漾着一个亘古流传的故事。故事讲姊妹两个同时爱上了一个情郎，双方投潭相让，双方沉潭身亡。走到此，先生肯定想到了那如花似玉的生命，不然为何叹息：“可怜的两姐妹，为什么不珍惜生命？”

我读他的书《听雨客舟中》，随他飘飞上了云顶山。云顶山如仙似画，层峦叠翠，流云游移，风光真妩媚。然而，先生却在山顶遇上了一个娇婉的女孩，女孩赌输了要搭车下山。先生蓦然一惊，禁不住感叹：“有人来云顶寻梦，却是寻那不着边际的梦，赌场里只能供你一个幻想一个飘缈的梦，一个像那青山翠谷里凝聚的云雾，眼看是粉雕玉凿，欲用手触摸，却是摸个空！”

伍良之先生走天涯，行海角，无论飘飞

于哪个世界，一刻也摆脱不了心中的忧思和焦虑，尽管这忧思和焦虑沉甸于心中含而不露，人们只能看见他敦厚而悠然的行踪，我却忍不住还是要琢磨他一番。这是个静夜，突然间亮响起一首诗：

年年都在除夕夜 / 领得两个压岁红包 /
一个是爸爸的 / 一个是妈妈的

从一岁到四十八岁 / 每年除夕夜 / 都领得两个压岁红包 / 爸妈健在 / 好事成双

今年除夕夜 / 只领得爸爸的 / 一个压岁红包 / 握在手里 / 泪已盈眶

这是伍良之先生的诗，朴素无华的语句中饱含了对母亲的挚爱。我从那盈眶的热泪中看见了先生的心灵世界，他的爱热烈而蓬勃，不光用爱心去孝敬父母，而且用爱心去善待社会，他要社会、要人生，变成美好的人间。

这时候，再看伍良之先生，他敦厚的身躯挺直着人性的脊梁，针砭时弊，布仁播爱。他生长在马来西亚，那是他的祖国，也是他的故乡。但他血脉中流荡的却是炎黄子孙唐诗宋词的风韵。西风的酷烈没有昏迷了他的良知，他挺直脊梁，高扬人性的旗帜，用他的笔书写华章！



永不后悔的激情

王唯真遗作

当时的大环境

“七七”事变爆发那年，我刚14岁。我就读的马尼拉南洋中学，是一个华侨进步师生比较集中的学校。当时，菲律宾富有爱国传统的华侨各阶层，在全菲各地成立了许多抗敌救国群众团体，发动捐款支援祖国抗战，并动员华侨青年学生。工人回国参战，同时还发动了抵制日货运动，以减少南洋社会资产流入侵华日寇手中。当时我们南洋中学的爱国师生，都积极投入了各项抗日救国活动。

早在1932年，我父亲同庄希泉先生一起在菲律宾创办《前驱日报》，他担任总编辑，曾因宣传抗日救国，被国民党在菲负责人诬告为共产党，遂被美国殖民政府拘留、审讯，当地华侨社会为之哗然，华侨律师市吕永寿义务为他辩护，《华侨商报》等主张抗日的报纸也从舆论上支持他，终至胜诉。这件事使他这个民族主义者转向了坚决抗日的共产党，也给了我很大的影响。当时的《前驱日报》与法国《救国时报》和美国《华侨日报》同是坚决支持抗战的华侨报纸，我经常帮助父亲把《前驱日报》带到海轮上寄给欧美的这两家报社。当时中国人在海外



王唯真遗照

受歧视，就是在菲律宾这样一个小国家，我们也被骂成“中国猪”，我在寄送报纸的路上就曾无辜被当地流氓打昏过去。所以“中国要强胜，中国不能灭亡”的信念，从小就在屈辱与无奈中被深深埋在了心底。

决心报国

正当我们为两党停止内战、合作抗日而兴高采烈时，从华北战区传来消息：日寇长驱直入占领南京，当即有“南京人被杀几十万，国都变屠场”的报刊号外，在华侨社会广为散发，海外炎黄子孙们被空前激怒了，华侨热血青年纷纷请缨回国杀敌，那种与祖国命运相连的感情，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地撞击着我的心，我也向父亲提出了回国参战的请求。

父亲在海外多年，一直关注着祖国的命运。早年父亲作为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和讨伐袁世凯的斗争，“七七”事变后，他受廖承志和成仿吾等人的委托，介绍过上百名华侨青年回国到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眼看父亲把一批批来自宿务市、怡朗市和马尼拉市的华侨青年介绍到延安，我心急火燎，一再恳求父亲允许我同行。父亲担心我尚未成年，且体弱多病，不同意我

走。当时我在学校学生会担任学术委员，邀请从大陆来的知识分子张昭明到学校讲国内的抗战形势，为此得罪了校长，被开除学籍，这就更坚定了我回国参加抗战的决心，我对父亲说：“体弱可以锻炼，疾病可以战胜，况且我的动作灵敏，打仗没有问题。”父亲终于被感动了，并于1938年10月亲自带我回国。

不料船到香港当天，华南战争爆发，日寇占领了广州，北上的路暂时走不通，我滞留在香港庄希泉先生家。直到1939年5月有一批新加坡、香港司机服务团人员和学生要回来参加八路军，父亲便把我交给了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的连贯同志，与服务团同行。临行前，我请父亲在纪念册上题词，他写到：“这是个大时代，你要踏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我当然要助成你的志愿，决不能因为‘舔犊之爱’而忘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别矣真儿！但愿你虚心学习，勿忘我平日教你的‘有恒七分，达观三分’，锻炼你的体魄，充实你的学问，造就一个健壮而又有智慧的现代青年，为新中国而努力奋斗！”就这样，我带着父亲的祝愿，离开香港，经越南北上，踏上了抗日的征程。

北上途中

据不完全统计，“七七”事变后回国参战的华侨青年学生。工人约有一万多人（若不是重洋万山的阻隔，回国参战的华侨青年决不只此数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归侨青年大部分参加了国民党的海、陆、空军，有的参加了桂系军队。数千华侨司机、技工，在以陈嘉庚先生为首的外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的组织下，承担了滇缅公路运送军用物资的任务。另有2000名左右华侨青少年，分赴延安和华北、华中、华南的敌后战场，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

我跟随的这个司机服务团共有30人左右，他们驾驶着海外华侨捐赠八路军、新四军的22部美制大卡车和宋庆龄女士赠送的一部漆着红十字的大救护车，途经越南的海防、河内到广西边陲重镇凭祥，车上满载着华侨们捐赠的药品、纸张和汽油等。到凭祥时我们得知，在此之前已经有好几批运送海外华侨捐赠八路军物资的车队，经广西、云南北上重庆、西安了。

为了我们能顺利到达延安，八路军办事处一路接力负责安排我们的行程，保护我们的安全，及与沿路的国民党关卡进行交涉。八路军副官龙飞虎同志向我们介绍了北上途中要特别注意的几件事：1. 沿途有日本飞机的轰炸扫射；2. 国民党军警和便衣经常抓走投奔八路军的华侨学生、工人，因此要集体行动，不要走散，以防不测；3. 沿途疟疾流行，还要警惕霍乱。他劝我们学会吃生大蒜，说大蒜是红军长征时的“万灵药”，敌后抗战也少不了它。

在北上行车时，我一直被安排在驾驶室外的卡车踏板上担任防空哨，一见远处出现敌机即令停车，人员跳进路旁草丛或沟中隐蔽。由于保持警惕，车队在途中虽被日本飞机的机枪打坏了两辆，人员却没有伤亡。可是在贵州境内，翻车事故和疾病还是夺去了我们之中三位同志的生命。

一个新世界

1939年8月，我们被送到西安西北方向的安吴堡青训班学习。青训班在抗战初期同陕公、抗大列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学府，它是中共设在蒋管区的一个青年学府。在办学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培训了14000多名抗战骨干，他们中绝大多数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知识分子，经过三四个月的短期培

训后，被输送到华北、华中、华南敌后战场，在战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青训班为我们这些来自海外的华侨青年和港澳青年召开了盛大而又热烈的欢迎会。据了解，青训班每期华侨学员至少有三四人，在一百二十四期学员中，华侨学员估计不下400人。我们这批来的最多，班领导把我们编入123队，专门成立了，“华侨排”，排长是泰国归侨罗道让同志，我被任命为排政治干事。123队的队长是“一二·九”运动老将王元方同志，队指导员是曾在东北抗日联军战斗过、后在苏联东方大学工作过的杨金涛同志。

来到安吴堡，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一个新世界。这里政治空气异常清新，抗战气息非常浓厚，墙壁上满是抗战标语和抗战壁画。一清早，军号声、操练声和抗战歌声响成一片，令人精神振奋。这里没有悲观失望，有的是抗战必胜的信念；这里没有官气，有的是干群平等、上下一心的关系；这里没有尔虞我诈，有的是团结友爱；这里反对口是心非，强调言行一致……这里的人们来自五湖四海，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干部，给我们讲述爬雪山、过草地的亲身经历；从前线回来的干部，向我们介绍了日寇“武士道”精神的凶狠、顽强，但敌不过八路军的革命英雄主义；一些蹲过国民党监狱的同志，讲述国民党特务的阴险毒辣，对革命青年的百般摧残，以及烈士们视死如归的气概。四个月的学习，我接受了革命的洗礼，初步学了革命战争的理论、政策和战略策略，从书本知识和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教材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提高了精神境界，打下了思想基础。

来到延安

回国就要上前方打仗，这是当年华侨热

血青年的普遍愿望。所以一到延安我就提出上抗大学习一段后上前线的请求。可是组织上对我说：延安同前方已经没有很大区别了，日寇逼近黄河东岸，延安已被日机轰炸，蒋介石也在调兵遣将包围陕甘宁边区，仗有你打的。况且你还小，抓紧时间多学点革命的理论吧，毛主席说过，中国如果有200个真正精通马克思主义的人，革命的胜利就不成问题了。这番劝告使我终于服从分配，到青干校如饥似渴地学习，并在青年艺术剧院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在延安有许许多多的学校：陕公、抗大、青干校、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中国女子大学、医科大学、政法学院、通讯学校等等，都有华侨青年在学习。这里的机关：杨家岭中央研究室、王家坪军委作战部、联防司令部、边区政府、法院、财贸系统、中央医院、新华通讯社、新中华报社、解放出版社、以及各个工厂，都有华侨青年在工作。尽管临近前线，常受敌机骚扰，大家在紧张工作、学习之余，仍然一片欢乐。在朱德总司令的带领下，体育比赛遍地开花，篮球赛、排球赛、足球赛、游泳赛等等，华侨常常取得好名次；在各单位组织的娱乐晚会上，华侨青年表演的南洋歌舞常常锦上添花；在当选的劳动模范中，有不少是来自海外的归侨；从延安到前方的华侨青年中，也涌现出不少战斗英雄，最著名的有印尼女归侨李林烈士，抗战后期有著名的泰国归侨叶驼烈士，还有屡立战功的菲律宾归侨黄登保、归侨战地记者仓夷、黄薇，战地作家白刃等，他们出生入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1940年5月31日，陈嘉庚先生到延安访问。陈嘉庚先生和随同他前来的李铁民、侯西反先生同我父亲很熟悉，他们在延安见到我感到非常惊讶。在同我们一批来自南洋各地的华侨青年谈心时，他们一再问我们为

什么要参加八路军，对共产党的看法如何？我们异口同声地说：“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最坚决，最受人民群众的拥护。”我们以各自的亲身经历讲述了延安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干部廉洁、以身作则，共产党员吃苦在前、视死如归等精神风貌。陈嘉庚先生为归侨青年们的激情和回答深深感动了。陈嘉庚先生访问延安，启发了延安的归侨，促使延安爱国华侨联合会很快正式成立，它成为民族民主革命时期我党在侨务战线上的一支宝贵力量。

战斗在清凉山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1941年，我奉调到延安解放日报社工作，同年十一月转调新华社。当时延安城已被日寇飞机炸平，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所在地延安城东清凉山也几经轰炸，但日寇的飞机对我们的土、石窑洞无可奈何。这里是一个特殊的战场，战斗在这里的是一支党新培养出来的拿笔杆子的部队，95%以上是青年，其中包括二十几名回国参战的华侨。

架设在山上的简陋天线和土窑洞里的收报机，日夜收听着东、西半球各大通讯社和国民党中央社发布的新闻。这些新闻，是处在延安山沟里的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及时掌握世界战局、交战国政情动态和宣传动态的主要信息来源。起着党中央这么重大的“耳目”作用的第一线部队，是新华社的报务员，这些大多十七八岁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学生，在战乱中耽误了学业，只懂英文字母。面对外国通讯社机器播发的每分钟200多个字母，他们硬是戴着耳机用手抄录下来。这是清凉山的一大奇迹，被参观清凉山的西方记者目睹后，连声赞叹为“难以想象”！

清凉山的第二大奇迹，是新华社英文和

日文翻译组同志们的“破译天书”。当时报务员高速抄下来的外电，字迹自然很难辨认，加上高空电离层变化的干扰，抄错、抄漏的现象难免发生。因此，从抄报房送来的字迹像“乱麻”加“豆芽”的抄报纸，简直像“天书”一样难懂。翻译组的同志们通过艰苦、细致的探索，终于摸清规律，夜以继日地一一把它们破译出来。在这些破译“天书”的能手中，就有来自印尼的陈龙、王越，来自日本的丁拓和来自缅甸的白光等华侨青年。

我在新华社英文翻译组工作了半年多后，被调到广播科，负责编写国际新闻。广播科是新华社和延安口播台在清凉山较早的编辑部门，主要负责向敌后各解放区的报纸播发文字稿，并通过延安广播电台向全国（包括蒋管区和敌占区）发布口播新闻。延安电台虽然电力不强，可是全国都能听到，南洋华侨报纸有时也能收听到，它成了日本同盟社和国民党中央社的强劲对手，日寇投降后，国民党蒋介石发动了内战，并令胡宗南部队大举进攻延安。我写了《告侨胞书》，并分别用广东话、闽南话和国语，向海外侨胞揭露国民党不顾人民利益的丑恶行径，介绍华侨青年回国抗战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全国解放后，归侨们向我谈起当年在国外听到延安电台播放的《告侨胞书》，得知他们的父兄和亲朋好友在国内抗战中或建立了殊勋、或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时，都为之热血沸腾。

父子重逢

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发动了全面内战。1947年春，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军队进攻延安。中共中央遂有组织地从延安撤离，我随新华社社长廖承志东渡黄河。廖承志同志是我父亲入党的引路人，当他告诉我，父亲是



尊孔点滴

岁月无情，转眼间尊孔母校竟然走过百年风雨之路。回首过去我在尊孔的日子，好些还是难以忘怀的事，写出来就当做一个纪念吧。

七岁离开士毛月的大娘，我同养父母落脚吉隆坡啤律。一年级就读于附近的辟智小学，又名猪屎小学，因为旁边有人养猪。校长是跛脚的。

我爸爸打听了尊孔是首都最好的华校后，第二年就送我去念二年级。还记得报名额在清早十点就全校额满，许多人带着孩子和失望之情离去。

我小学的成绩还算不错，时常当班长，

有几个老师给我较深刻印象。如苏炳佳，他很善于讲中国民间故事，可以让许多同学一起流泪哭泣，他自己也哭！

辛上民教导我们音乐歌唱，是唯一罚我的老师。因为我在唱游考试时，站在同学面前无法唱出来，反而尴尬地笑。他很生气的当众掴我一巴掌，并给我零分。但我私底下唱歌不算很差，总觉得老师如此罚我是有些过份吧！他的哥哥辛上图则利用电唱机播送45转的交响乐唱片，向我们讲解如何欣赏美音妙乐。第一次听《蓝色的多瑙河》，毕生难忘，那是初中二吧。

六年级我当班长。很爱在隔邻的MBS草场踢足球。那时马来亚的足球水准在东南亚颇为出色。同学们都爱谈论苏进安、干尼、Santok Singh和门将Arumugam的英勇机智。今天我国足球运动已在东南亚泰陪末席，真是一蟹不如一蟹。

◀◀ 文接第52版

共产党员时，我高兴极了，因为1939年我离开香港赴延安的时候，父亲没有告诉我他是党的人，以致我在延安入党填写履历的时候，把父亲写成是“随时代前进的人”。

1949年北京解放，我父亲陪同陈嘉庚先生从香港来北京，参加筹备新中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父子在京重逢，格外高兴。我把10年前父亲为我写下的《临别赠言》

拿给他看时，他感慨他说：“唯真，当年你选择奔赴延安的路走对了！”

[编者按：王唯真是常在《烟火》与《清流》为著名诗作谱曲的王枫令尊。2006年5月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我每每上课钟已敲响了才甘愿拿起书包去上课。有一次在回校路上巧遇校长余思庆驾车过。他停下来叫我上车，一路到校，没有半句责骂，也不询问。我自己反而不好意思的说：对不起，校长。

有几次华文老师邝永祥迟到或缺席，我竟然毛遂自荐的代课，讲起课文故事来。邝老师知道后在校长面前还夸我老成，将来可以做大事！

首都地区人蛇混杂。虽是六年级，班上已有两三派私会党在活动：勒索、打架、破坏，招兵买马，层出不穷。身为班长，不得不与他们周旋，甚至也参观他们的打斗活动。我也喜欢打架的，不过不爱记仇，过后还是可以做朋友，谈论黄飞鸿打石坚的故事。

上了中学，见识果然扩大许多。我特别喜欢化学、中国文学、数学及英文。开始喜欢看报纸，谈论国家大事。也有一些高班的同学来邀我们去搞学习，打乒乓，玩乐器，旅游、补习、游泳，也踏脚车到郊外去吃榴连，主办月光会、庆新春。听刘三姐唱盘，中国大合唱亦喜爱。更少不了逛图书馆及书店如上海、商务等。学校里也参加话剧、辩论、救伤活动等。有时也可以看到一些反政府传单，偷看禁书，真过瘾。

有一天，校长叫全校师生肃静，说副校长林连玉要向我们讲告别的话。

喇叭箱传来林连玉沉重的腔音。大意是说他已被东姑总理的联盟政府取消了他的教师准证，也取消了公民权。从此不能教书，也不能公开讲话！

他觉得他这一辈子，仰首可以对得起青天，俯首无愧于大地。叫我们学习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林先生每天推着老爷脚车上八打灵岗的尊孔教学，回家时则让脚车一直自由顺溜而下，不擦油的头发飞将起来，别有英姿。到了苏丹街，他喜欢打包炒果条回去和他的女儿一起吃吧。那时候，有蚬的才卖三毛钱，好吃又大包，又够辣，爽！有时也吃福建面，要多加猪油渣的，福建人吃福建面，天公地道，还要一杯武夷茶。

后来听说他时常要去法庭打官司，想争回公民权及教书注册证，我们的同学都要去法庭示威支援他。据说他不让我们去，怕我们受到人家的伤害。

写到这里夜已深沉。林连玉也去世多年。他一生为尊孔，一生为华教，是一代伟人！如果他地下有知觉，我很想用我的小提琴拉一支小夜曲让他听听，安心。问一声：您老人家还好吗？

（叶国安先生：请即赐知尊址，俾便寄赠本刊。——编者）



林连玉（左）

广濑川的孤独灵魂

——樱花路之 (1)

回到新加坡，楼下正巧在猛打地桩，要做“遮盖走廊”！

打桩的震动声犹如万马奔腾，天崩地裂般冲击着耳膜……

心灵的烦躁与枯竭，突然渴望回到宁静、幽远、祥和的仙台广濑河边。河流，日本人管它叫川。鲁迅先生呢？年轻的鲁迅，读“仙台医专”的鲁迅，常常踟躅广濑河边的鲁迅，把河流叫作河，还是川？不论是称作川还是河，潺潺而流，淌过旷野与密林，都足以洗涤、理疏我们枯竭生命的能力吧。

仙台，素有“森林之都”的美誉。在1904年9月，年轻的鲁迅来到这儿的时候，这里只有约10万人口。当时市内还存有林木繁密的武士住宅，鲜少有工厂排放的烟雾，或者工商业密集的情况。

如今2006年，仙台有人口100万。

但仍然是“森林之都”！仍然鲜少见到工厂！

市区则是宏伟的银行、超市、办公楼、酒店林立。然而当我们搭车来到南町通的东北大学（即鲁迅就读的“仙台医专”的旧址）时，仍然感受到一种绿色、幽静、舒



鲁迅留学日本时所拍摄的照片。

畅，与森森树木毗邻的感觉。遥望八木山的山景，蓊蓊郁郁，有些树叶，则因深秋而泛黄或泛红了。

东北大学校园里的树木，也泛黄着。泛黄的是银杏，泛红的是枫树或长春藤。校园礼堂的一幅墙，以全红了叶子的斑斓长春藤迎接我们。接待员也亲切站在门口接待我们。

走进这儿，有几重惊诧。

第一重惊诧：他们竟然保留了100年前鲁迅上课的课堂。

第二重惊诧：他们为鲁迅铸造了雕像，也设立了鲁迅纪念馆！纪念馆里展出鲁迅就读“仙台医专”的笔记本、照片、书信、入学证件、退学书、他看过的幻灯片等。当然，还有他的成绩册。

——因看了日俄战争的幻灯片，鲁迅兴起了“弃医从文”的念头。

——因日文不好，笔记本被藤野教授批改得“红笔”斑斑……

传闻他因读“医专”成绩不好，所以才兴起退学的念头！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展出的成绩单，刚好有力地驳斥了这些“无聊文人”的凭空猜测！根据记录，鲁

迅当时就读“仙台医专”，班上学生共有146位，而鲁迅以一个国外留学生，能考得第68名，成绩算差乎？而且，他在9个科目里，包括骨科、血管学、人体结构学，科科成绩优良，只有解剖学一科较为逊色。

我们终于有机会踏进100年前鲁迅就读的仙台医专的4号教室。

一切保留了原貌，只增添了几盏现代化的灯泡。秋寒使我们在兴奋与期待中，微微颤抖着。踏进课室，便仿若踏进时光隧道，触摸着身在异乡，殷切学习，苦读潜修的灵魂。但望着黑板，涂写着的是百年前的医学知识，而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的题字，写着：“文明的重镇，友谊的纽带！”

是的，日本人敬爱鲁迅、景仰鲁迅，与中国人结成了友谊的纽带。

接待员解释说：“凡探访这里的访客，都可以在黑板上，或者留言簿上题字，他们会把所有的访课题字拍摄下来存档。”我突然做了一件稚气、又没头没脑的傻呼呼的事。就是翻查5大本厚厚的访客留言簿，看看有无来自新、马地区的作家或者文化人；或者游客的字迹。但我失望了。留言者都是来自中国、欧洲、或者俄罗斯的访客！

难道新、马的鲁迅文学爱好者，不知道有仙台鲁迅纪念馆？

在接待员的同意下，我摘下两片长春藤的红透的叶子，夹在笔记本里。

我不知道鲁迅离开这儿，可曾摘下长春藤的叶子作纪念！

或者是樱花？银杏叶……

随后，我们便离开了东北大学校园。



丁云造访日本仙台医专4号教（鲁迅当年就读的课室），接受访员专访。背向镜头者是作者。

旅程尚未结束。为什么呢？心里其实沉甸甸的；萦绕着鲁迅离去的挣扎、的痛苦、的惶惑心境。1902年他到达东京，就读弘文学院。1904年于弘文学院毕业，入仙台，进医专。1906年3月，却

突然半途退学，返回东京，开始文学创作。为什么呢？是什么原因，那么迫切地、决绝地驱使鲁迅这个年轻的生命，要离开医专，离开仙台他去呢？如果以一般人的揣测，鲁迅大可读完医专，拿个医生资格，再搞文学嘛，搞不好文学，做医生仍能混口饭吃嘛。

可是，我们了解鲁迅吗？了解他“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心态吗？

了解他不同凡俗的“敢有歌吟动地哀”的决绝吗——鲁迅22岁官费留学日本，真正关心的非谋仕途，而是救国问题。从学矿到学医，选择的都是科学救国之路。辍医之前，编撰过《中国矿产志》。他弃医从文后，仍然重视科学。从事文艺之后，仍然著有《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

我们走出了东北大学的北门，便步往广濑河的方向。

10分钟之遥，我们就看到了瑟缩在路旁的那栋残旧小木屋。木屋现在空置着，屋外空地长着高高的几株柿子树，结了累累的果子，也没人采撷，掉了一地。破落残旧的木屋旁，立着小石碑。说明这儿就是鲁迅100多年前的居处。陪同我的舛谷锐教授兴奋不已，不断在小木屋的屋前屋后摄取镜头。当然也把小石碑拍入画面存档！

再走几步之遥，便闻潺潺的水声了。

啊，那就是广濑河了！

稿

约

河流穿过八木山的森林区，穿过山谷，流向平原，流向大海。蜿蜒蜿蜒，像仙界飘落在人间的绿色丝带。在温熙的秋阳下闪闪烁烁着粼粼水光，河床一些地方因瘀泥聚成沙洲，长满蔓草。我们走近一些，沿着河川而行，过桥，依稀见到河水清澈见底。水底还滋长着水草与藻类。啊，何曾见过这样丝毫没被工业废料、垃圾、山泥污染的河川？水底的水草与藻类，闻说只要沾染一滴的洗发液，或者化学废料，就枯萎灭绝了。

这样美丽的河川，想像年轻的鲁迅一定常常于黄昏时刻，在这儿散步，或者蹲坐河畔沉思吧？那读“仙台医专”的一年半，那目睹幻灯片中中国人麻木不仁的挫折感，那看不惯官费留学生的“谋求仕途”、功利主义、“眼睛石硬”的厌恶感！那“救国不成誓不还”的迫切感！他在漫步河川旁，心中必定怀着忧国也忧民的戳痛吧？也思考着怎么疗治国家社会，怎么拯救这腐败、麻木不仁、千疮百孔的“民族灵魂”吧？

河岸的枫叶开始飘落了，随水漂流。

在漂流的跌跌撞撞中，颠沛流离中，身在异乡，身在广濛川的一隅，鲁迅终于走出了“孤独”，走入群众，且拿起了他的笔！

是的，仙台广濛川，是鲁迅的留学的终点。

也是鲁迅文学的起点……

稿于新加坡

29.11.2006

• 本刊欢迎下列作品：

散文、杂文、诗歌、短篇小说（以四、五千字为宜）、微型小说（文字以不超过 1500 字为宜）、文艺评论、翻译（请附原文）等等。请勿一稿两投或抄袭。

• 来稿请以稿纸誊写清楚，勿两面书写（电脑打字亦可）。稿末请写中英文姓名、地址、邮区、电话、传真等，以便联络。

• 来稿不论刊登与否，概不退回，请自留底稿。

• 来稿一经刊用，将寄赠本刊，以代稿酬。

• 本刊有删改权，不愿意者请注明。

• 本刊的“小荷才露”专页，是为鼓励青少年从事文艺创作而设。欢迎各大专院校、独中、国中的同学投稿（华文导师、华文学会代为组稿，推荐同学的佳作，尤为感盼）。欢迎学校或文教团体推荐其主办之青少年文艺创作赛特优作品给我们发表。也欢迎有兴趣于摄影的同学，把他的佳作惠寄。图片背面请简要说明。内容以能反映青少年生活面貌或当地风土人情者为宜。

• 来稿请寄：

《烟火》文学季刊编者收

SEMARAK PUBLISHING,

D1107, PARADESA RUSTICA 6,

PERSIARAN MERANTI,

BANDAR SRI DAMANSARA,

52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丁云（右）与舛谷锐教授（左）在日本东北大学鲁迅雕像留影。

“漂流”作家丁云： “生”不能静止

原名陈春安。195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雪兰莪州的巴生市。祖籍中国福建省安溪。背着一个橙色帆布背包出现在我面前的丁云，用他那饱经风霜的大手与笔者相握。作为新加坡作家代表，丁云用“漂流”一词形容自己，他的小说作品中常常出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民族问题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百态。采访中，丁云向笔者讲述了他对于中国以及首次日本之行的感受，此外还谈到了他自己。（国际交流基金日中交流中心 莫盈）

莫盈：听说您是第一次来日本，您觉得日本怎么样？

丁云：印象非常好。来日本之前恰逢由小松左京原著改编的《日本沉没》一片在新加坡上映，片中所描绘的日本感觉是个地处火山地带变幻无常的国家，但当我从飞机上往下俯瞰时却发现，日本其实遍布着一座座小岛且绿意盎然，当时真是吃了一惊。当然也完全看不出要沉没的样子（笑）。我去过

土耳其，长达两个小时的飞行只看到黄色贫瘠的土地一直延伸到地平线。而日本无论哪一座小岛都郁郁葱葱。绿化率如此之高是日本留给我的第一印象。

下了飞机，我去了大阪和京都。看着那些历史建筑，我清晰地感受到历史的河流潺潺流过。随后我坐上新干线，一眨眼工夫就到了生活节奏极快的东京。从京都和奈良来到东京，感觉日本是一个高度协调的国家。东京是个人口密度高且极为现代化的城市，而同在日本的奈良和京都却能够将传统长久地保持下来。我去奈良的时候，听人说为了维护传统风貌，那里不许建高楼大厦，这让我非常感动。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兼顾文化的传承，这一点上日本做得很好。

莫盈：您曾说过，作家是一直在“漂流”，能否请您解释一下个中的含义？

丁云：所谓的“漂流”一般是指不断地移动位置，不过这里我更想强调精神层面的含义。大概就是指心里安定不下来，不愿一直呆在一个地方的感觉吧。年轻的时候，我怀着这种感觉走遍了马来半岛。然后就一个劲儿地想离开故乡，最后终于走出国门。当然，当时马来西亚政治不稳定也是原因之一。定居新加坡后，我的心思也并没有常留在一个地方，新加坡不同地区的街道风貌也各不相同，所以我就下定决心不让自己的脚步停歇下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通过“漂流”来感觉生命的存在。“生”并不是静止的，而是时时刻刻处于运动之中。我认为这并非单指肉体，也适于精世界。如果停止思考，我肯定无法继续从事任何创作活动。

莫盈：听说您移居新加坡已有18年。是什么把您留在了新加坡？

丁云：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工作吧。我去新加坡之前有10年时间在马来西亚靠写稿件维持生计。后来我对马来西亚感到非常失望，于是就离开那里去了新加坡。此后12年我在电视台工作。辞去这份工作后才开始写剧本并从事与此相关的工作。没有剧本可写的时候当然也写写小说。

而后我在新加坡结了婚。我的创作活动也因此而更进了一步。因为妻子十分支持我成为一个自由职业者，我们还有了一个孩子，这让我多了一份责任感。孩子在新加坡接受了小学、初中和高中教育。可能的话我还希望他去留学。因为我受过的教育不多，所以特别希望给孩子提供一个安心受教育的机会。而一直漂流虽然是自己的信念，但也不能总带着孩子一起漂泊吧。于是我就定居在了新加坡。

莫盈：丁先生的祖籍在中国，您对当代中国是怎么看的？

丁云：我是所谓的第二代移民。父母二十出头就移民到了马来西亚。他们尽管在大马扎根但时刻关心着祖国。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们非常高兴。我们这一代人因为在当地的教育和环境中成长，对中国的感情便渐渐淡了。

不过我曾到过上海，那里真的和资本主义没有任何分别。我对现在的中国文学界有一些想法。以前那些受共产党保护的作家们经过改革开放一下子被解放出来，但正因为如此整体上有些失衡，纯文学时常会受市场经济的排挤。或许经历这一过程也是有必要的吧。（完）

（载之《共同网》）



阿金的童年

第十篇 进山采叶 阿勇受伤

新芭，是逃避日本兵时期开辟出来的。阿金一家要从波德申万茂日本园步行至新芭，必须穿越一个无际无边的森林；若由芙蓉拉务来到新芭，只要经过一个树胶园，然后再走过一个马来甘榜便可抵达。因此新芭园的位置距离马来甘榜是很近的。

阿金当然清楚，其实在华人居住的新芭园附近的地方就有两间屋宇是马来人住的。

阿金若要进山拾榴连，就一定会看见山边的那两间高脚楼。

阿金的朋友勇哥结了婚，为了增加收入，便进山里采一种宽大柔软的叶子，人家都管叫它猪肉叶，是拿来包猪肉的。其实拿来包鱼或包羊肉牛肉也可以，猪肉是非回教徒喜欢的肉类，因此叶子也以它为名。阿勇采了猪肉叶，然后卖给拉务街场的一个卖鱼卖肉的老板。

太阳每日都准时由东边上来，其实她一点也没偏心，她把万丈光芒的温热，赐给地

球万物，也把阳光赐给落后的新芭，山边的马来住家也一样得着温热。

这一天，阿勇起得特别早，他比太阳还早起。他带着弯刀和扁担，就进山去了。

阿勇为了要采割更多的猪肉叶，他走过一个又一个山头。

可是不幸的事情却发生在他身上，当他正要割叶时，起先没注意到近处的一窝神蜂，阿勇无意间惊动了神蜂，便本能地向阿勇展开袭击。

可怜的阿勇被一窝起的神蜂螫得三魂不见了七魄。阿勇立即摘下头戴的笠帽挡扫向他攻击的神蜂，可是它们厉害无比，依然一针一针的螫在阿勇的身上，阿勇痛得死去活来。

也不知经过了多少时刻，神蜂们才飞走，阿勇严重受伤，他倒在山坳的一棵猪肉叶树旁，浑身痛得发冷，尽在那里呻吟。

太阳又落山了，阿勇不见回来。阿勇一家担心阿勇有什么不测的事情发生，尤其结婚不满一年的妻子，更是焦心如焚。

第十一篇 青山隐隐 人生何恨

可是黑夜跟着就降临大地了，若是还不见阿勇回来，翌日一早就发动村人进山去找，阿金的爸这样安慰着阿勇的父母。

翌日天蒙蒙亮，一夥村里的男人跟着阿金的爸爸，沿着阿勇常走的路进山找阿勇。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大夥儿入山寻阿勇的行动，住在山边那间高脚楼的中年马来人阿末，他平时认识阿勇，听说他入山采叶没有出来，也跟着大家一起行动。

大家说定以呼声为号，若有发现就发出呼声。

大夥儿真的翻过了一个又一个山头，却还不见阿勇的踪迹。

阿末终于在一个山坳的一棵猪肉树，不远发现了阿勇。

经过了十多个小时的折腾，体健如牛般的阿勇，头肿脸肿，奄奄一息，阿末差点也认不出那是阿勇。

大夥儿好不容易才把阿勇扛回新芭的住家。

村里没有医生，要到镇里找也远了一些。该怎么办呢？

又是阿金的父亲出的主意，他小时听说被黄蜂针到，用童子尿拌和了一种黄泥，然后敷在被螫伤的地方，这样留在体内的蜂针便会脱出，如果没有别的可以救活阿勇的方法，他认为可以试一试。

村内的童子不少，阿金的爸叫儿子洒一泡尿在一个铜罐里，他找了又黄又黏的泥，用童子尿拌和了之后，把黄泥往阿勇的身上脸上敷了上去。时敷时换，至蜂针脱出时止。没错，是童子尿和黄泥拌和了，把阿勇从鬼门关救了回来。

这是一村人都谈论不停的一件事。

这芭园的居民曾经历日治时期的黑暗日子，好不容易才盼望到和平的来临。

他们的生活刚开始可以呼吸到一些自由的空气，没料到英人回来统治之后不久，老百姓又一次面对残酷的，现实的压力与挑战。

阿金的年纪还小，当然不明白那新的压力与挑战是什么。

可是阿金的爸已有预感，老百姓将又要面对困难的日子了。

坏消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说的人越多，心里也越觉得恐惧。

“排华已经在柔佛的永平，四加亭等地发生啦，据说在森美兰的峇都基基也同样发生马来人排华人的不幸事件。”

“华巫在马来亚半岛一向都能相处，到处平安无事，怎么英国人回来统治不久，这蕉风椰雨的地区竟会发生此种不幸的种族流血悲剧？”

有人评说，是英国人在搞鬼，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不惜在当地的种族之间，挑拨煽风，制造分裂。

“就是罗，英人是最懂耍阴谋的民族，他们所到的地方，就搞‘分而治之’的政治手段。”

“明明是保卫国土的抗日军，他们却硬说是共产党。”

“他们以高压的手段对付那些反殖的人士，他们说那些人是共产党。”

在面对英国殖民地统治者的不合理的对待，许多过去的抗日志士已转入地下活动，并且在整编部队，更吸收了许多抗英份子。

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六〇年是马共崛起的日子。一时之间，英人有草木皆兵的感觉。

马共的发展暂且搁下不说。

话说新芭的村民也与马来甘榜为邻，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村民有了此种心理戒备，万一有甚么风吹草动，妇女小孩可以入山躲一躲。

那是1947年的一个上午，全村的男人都带了自己的农作物到镇里去卖，家里留下妇女和小孩。

阿金的妈照常到菜地去工作，天空满布黑压压的云层，好像要下雨的样子。

不知为什么，最靠近甘榜的那头，突然传出呜呜的声响，阿金的妈开始有点忐忑不安起来。

过了片刻，呜呜呜的声音又响起，它似乎吹得越来越响，越来越急。

阿金的爸早对老婆说过，若有什么不对，村民就可吹号角，让妇女孩子们先躲起来。

其实和阿金的妈有相同感觉的妇女十个占了九个，立刻扔下农作的工具，跑回家去，什么也没带，就只拉着自己的孩子往森林里去。

其实村口的南公那个上午是吹着玩的，他制了个瓶罐的响筒，试着练习吹，就看能不能吹响。

那肯定是个错误的号角。村内那天根本没有发生她们心中所担忧的事。

然而，悲剧却发生在连嫂的身上。

连嫂听到呜呜呜的响声，就害怕到六神无主，赶紧从地上抱起两岁大的女儿，往山里走去。

她走走跌跌，搞到女儿也号淘大哭起来。

她走多久，女儿就哭多久。

连嫂一时有如中了邪，有鬼附身似的。

她叫女儿不要哭，女儿却越哭越厉害。

这时的连嫂经已失去理智，一个失去理智的平普妇女，真的是什么残酷的事都做得出来。

她惊恐过度，最后用她自己那双只会耕芭，煮饭，洗衣的双手，把两岁大的女儿勒得窒息而死，那里刚巧有个树洞，她把女儿的尸体放进洞里。她自己却失去常态，就像一个傻婆子，不懂得哭，也不懂得走了。

天上的黑云在浮动，那个下午的雨落下来了。

上镇去的男人也回到村落里来了。

全村的妇女和小孩，除连嫂和女儿，都安然无恙。他们只走了一段山路，过了一刻钟，见没有动静，就跑回家里。

只有连嫂和她两岁大的女儿没有回来。连叔找了阿金的爸，再和其他一些村里的男子，赶紧在太阳下山之前进山去搜自己的妻女。

最终找到了连嫂和女儿的尸体，连叔真是欲哭无泪。他能怪什么，怪责自己的女人，女人也失常了，她现在和疯妇一个样。

连叔好像谁也不怪，他只怪自己那天没有留在家里，不能保护自己的妻女。

天也刮风下雨，雨丝不断地飘下，是凄风，是苦雨。

连叔望着迷朦的天空，那空山也默默无语。

此情此景，可真是：青山隐隐，人生何恨！（3）

阿里通关

(1)

“鹅与雀鸟，如何同巢？”

这是谈及星马将来是否可能“合并”的时候，舅舅笑谑的一句话。

“鹅？谁是鹅？谁又是雀鸟？”舅舅沉默了，没有了答案！

谈政治，阿里便静默如木薯，扎根结成薯实……

每逢三天悠长假期，新山关卡便拥挤着一批批逃难似的饥民，排成长龙阵！

刚刚洒过一阵骤雨，有些人背起行囊，冒雨步行过长堤，人潮丝毫没有舒缓的现象。而骤雨也没有带来丝毫凉意，反而增添了燥气！“新加坡护照”的三个柜台，全开了，还是挤满了人，人们无意识本能地向前推挤。抱着啼哭着的幼儿，拖着笨重行李的妇女，汗流浃背的，频频掏纸巾抹汗。她渐渐不耐烦，便往“马来西亚护照”的柜台挤过来，希望能钻个缝隙，央求海关官员通融，让他们过关。

马来官员见妇女实在辛苦，怜悯之心，人皆有之，盖章让她过了。

岂知众人有样学样，纷纷也涌过来“马来西亚护照”的柜台。

“TAK BOLEH, TAK BOLEH。”

“PLEASE 啦，ENCIK……”

“TAK BOLEH, TAK BOLEH。”

阿里也背着笨重的行囊，夹在“新加坡护照”的长龙阵中。行囊装满婴儿的奶粉、布尿片、婴儿衣服等，还有杂七杂八的东西。每次回娘家，妻子总是电话中叮嘱他买这个买那个的。他埋怨行李重，背不了。“而且这些东西，马来西亚也有，何必买？”妻子俨然是专家的：“这个牌子的奶粉，新加坡的品质比较好，这种婴儿饼干，也是新加坡的好，贵一角几毛钱无所谓。”“贵一点无所谓，那……那你何必跑过长堤，跑老远回班兰生孩子？多麻烦，你知道吗？我看过退休人士跑来新山看医生，买胰岛素的，贪便宜嘛，你呢？贪图个什么？”“也是贪便宜嘛，而且我总觉得，在自己甘榜生下的孩子，特别健壮，乖巧听话。”

唉，与女人争论，他永远是输家。

唉，人家是涌过来，过悠长假期，他呢？图什么？搏什么？这么排山倒海的人龙，要折腾他几个钟头，始能“通关”啊？

阿里正郁愁时，竟然见到马国柜台的马来官员朝他悄悄朝手。

他欣喜，赶忙钻出长龙阵，越过另一线柜台，把护照递给官员。

“又回甘榜啊？阿里。”

“老婆又生了第三胎，没办法。”阿里憨笑。

“又做爸爸啦，恭喜你了。”

“谢谢大叔……”

“你老婆…干嘛不在新加坡生产？那里医疗设备好。”

“好，也贵死人了！”

官员谅解地笑笑，盖章，递还护照给阿里。阿里“通关”了，有种便秘痊愈的感觉，畅通无阻的轻松感觉，甚至是凉快的感觉！肩膀上的行囊也觉得不那么笨重了！然后走出燥闷的海关，逃离拥挤的人潮，去乘搭往班兰的巴士。沿途仍然有兜客的德士佬在嚷问要不要德士？有乞丐向他伸手！

还有路要赶程，他一刻也不停留，加快了脚步。

(2)

岳母的家靠近班兰河畔。

因属低洼地区，每逢雨季，都涨大水，把道路村舍校舍玉米田全淹没。鸡寮坍塌了，村民饲养的鸡只随处逃。雨季过，饲养的鸡只往往损失大半。还有农作物、桥梁、校舍，损失是不消说的。等大水退了，留下的是狼藉的泥浆、藻类、垃圾、动物尸体，还有断树残枝。

阿里也是甘榜班兰人，在那里长大。

他9岁那年才随父母亲，还有小舅搬迁去新加坡芽笼士乃。直到现在，他的舅舅、大伯，还有一些亲戚，都还留在班兰新村。开斋节聚在一起，单单黄姜得煮一大锅！开枝散叶之后，数不清家族里总共有多少人丁了！不过自从星马分家后，一个铁事实是：

他们都变成两国国民了。有些是新加坡人，有些则是大马公民。政治信仰不同，聚在一起，谈论政治的“气氛”便浓了。

阿里从来就不喜欢谈论政治！

谋生，讨口饭吃，精神都绷紧了，已经够疲于奔命了。

倒是孩子们心灵“无国界”，很容易与乡村孩子混在一堆，打成一片！回到班兰，接触乡村，孩子们对每一样事物。都备感新奇。拿了网，到虾池捞虾，制作了弹弓，学习打鸟。或者拿着新式的塑料旋转陀螺，与乡村孩子的传统陀螺比赛。

有时阿里会带孩子们到班兰河边溜达，放风筝。看着风筝飞上天空，10岁的妮娜说：“爸爸，好奇怪，为什么在新加坡，我们的风筝总是飞不起来？”8岁的哈山随即笑：“这都不懂，因为新加坡没有风啊，没有风，风筝怎么飞呢？”阿里只好耐心为两个子女解惑：“新加坡都是组屋区，不然就是保护林，很少有旷野，当然不适合放风筝啦，除非你到海边去。”

班兰河蜿蜒蜿蜒，潺潺地流淌。

河堤久远失修，有了缺口，河道也见大量瘀泥阻塞。

但没有人理！雨季一来，准又涨大水！

阿里有些感慨，舅舅岳母唠叨好几年了，从他还没结婚，唠叨到他最大的女儿妮娜都10岁了！淹水的问题还在！他真的想驾着辆铲泥机，把河边的瘀泥清理，挖上来的泥土，干了也可以筑河堤。一年不成，挖它三年，三年不成，挖它十年，问题是，谁能支持他这么做呢？谁能提供铲泥机？

提起修河堤的事，舅舅已在发着愤慨之言。

他说，曾经通过政党的人跟政府的人交

涉，十多年了，仍然没有修好半截河堤。“他们说政府没有钱？没有钱？钱都花去哪里？你看看国油双峰塔，建得多高？听说每一块玻璃，都是从德国进口的，要多少钱？钱都花在游客可以看到，可以游览，可以拍照的地方！我们甘榜这儿，20年，都要走泥泞路，新村的华人说，政府照顾马来人，让他们自己来看看，照顾在哪里？”

“还是你们新加坡好…”舅舅的儿子插口。

“怎么好？”

“不是有建那个有遮盖的走廊吗？”

阿里苦笑，只有苦笑的份。感觉就像两只患有近视的大象，隔着河岸互相张望，瞄视，看见的，往往是朦胧、似幻似真的物体。是大山？是树林？是移动的动物？还是敌人？当他们带有敌意时，互相指责时，恰如马来谚语说的：“眼前的大象看不见，对面河岸的蚊子望得见！”

(3)

走尽甘榜的泥泞路，终于来到岳母家门前，阿里把笨重的行李放下。

两个孩子，妮娜与哈山率先跑了过来，喊着爸爸。

妻子在窗口伸头探望，欣慰挂在脸上。她没有出来迎接丈夫。她还在坐月，岳母不让她吹风。等岳母为妻子洁身完毕，围上沙笼。他才能进房，与妻子说怜爱与慰问的话语。他心疼妻子每次怀胎10月，都需这样劳累奔波，他总希望让她留在新加坡竹脚医院生产。至少有冷气室，有护士照顾周到。但妻子执拗，坚持要让孩子在班兰老家生产。妻子是班兰人，原住在他舅舅家隔邻。两人算是青梅竹马，从小一块长大吧？记得

小时候，他还帮她扛过米，背过书包，赶过野狗。长大了，他变成新加坡人；她还是留在班兰，仿佛一辈子都会留在甘榜了。她有美丽的容颜，书虽读不多，但勤奋而贤淑，学裁剪，缝制出来的马来服装，手工之精细，令全村里都赞不绝口。阿里服完兵役，念念不忘这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的女子，每逢假期，都背起行囊，往班兰跑！

舅舅还看不出他的心意吗？忙为他们说媒撮合。

她害羞答答应应了婚事…

婚后，她随他回新加坡定居。但她学历不高，连中学SPM文凭也没有。他只能为她申请家眷居留。结婚12年，她仍然保留大马公民身份。怀第一胎时，妻子要回班兰生产。他拗她不过，送妻子过来。在新山医院生孩子。留院三天，出院后帐单是39元。若是在新加坡生，恐怕得三千吧？而且是星币！不便的是，若果在新加坡生，公民与PR生下的孩子，自动成为公民。

在大马生，孩子拿的却是大马报生纸。

12岁后，还得为孩子申请身份证，成为新加坡公民。

多麻烦，是吗？

他注定得继续奔波与长堤两岸！

(4)

他望着妻子产后羸弱苍白的容颜，想着，还需要奔波两岸多久呢？

“兄，我会照顾自己的，你放心，孩子要上学，你先带他们回吧。”

“你呢？老是烦扰你妈妈，总是过意不去…”

“她寂寞嘛，爸爸逝世多年，我多陪陪她，也是好的。”

晚餐时，岳母弄丰富的咖喱鸡阿参鱼，加上芭菇菜。把邻居亲戚都招来了，热热闹闹围了两桌人。餐后闲聊。阿里忧虑仍然泄露在脸上。舅舅问他怎么回事？

阿里坦言：“他不怕奔波于两岸，不畏劳苦，只怕失业。”舅舅难以理解，新加坡经济不是一直比大马好吗？星币从一元对一元，变成一元多两元多！阿里驾驶铲泥机，收入应该过得去吧？挖沟渠，筑路工程，都需要他。隔岸看烟火，舅舅就是不了解，现在各行各业都不好过，什么裁员，什么结构性重组，结构性失业，这些新名词，舅舅大概没有听过吧？建筑业一连10年都是负数增长，如果没有一些政府的地铁和组屋翻新工程撑着，可能会更糟吧！

“你没有说，我们还真的不懂……”舅舅说。

“我也是劳累工作多年，才拥有一间三房式组屋。如果没有工作，屋子怎么供？老婆孩子要吃饭，怎么办？要重新找工作，谈何容易？我今年42了，我有个邻居，在电视台当司机的，40岁被裁退了，至今没办法找到新的工作！而且我只会驾驶铲泥机，如果要驾驶巴士、德士、罗厘，必须重新考牌，我们一批同事常常抱怨：现在是老板的世界，工人的时代早已过去了，不是吗？”

岳母劝他卖掉组屋，举家搬迁来甘榜班兰。

在这里，有经验的泥机驾驶员，不愁没有工作做，可以到树桐芭干活。

许多园丘，也需要这类的人材！

舅舅说：“如果什么都不想做，也可以拿了卖组屋的钱，开间杂货店，或是马来服

装店，干干营生。听说有许多退休的马来人，都卖了组屋，领了公积金。回到马来西亚甘榜定居，或是迁居印尼，活得自由自在。在新加坡，毕竟是个英语至上、西化、不尊重马来人的地方，对吗？”

岳母插口：“在这里，我们是多数民族，去了小岛，变成少数民族。”

舅舅乘机发牢骚：“你看……最近政府不让马来女子戴头巾上学，这在马来西亚，绝对不会发生，对不对？还有啊……”

阿里持平的说：“是多数民族，未必保证你不受歧视，除了肤色，种族，还有阶级分别，歧视歧视，不管种族歧视还是阶级歧视，世界每个角落都存在……政治我不懂，我的要求其实很简单，能给我一个安适的环境，让我有工作，让我平平稳稳度过此生，抚养子女成人，就够了，感谢上苍。”

妻子在他们起争论时，只是默默为婴儿喂奶，不插一言。

她的世界里只有孩子，永远只把温柔目光倾注在孩子身上。

(5)

沙斯疫情一过，“通关”又陷入紧张状态了。

沙斯这头“恶魔”，只能折腾人们一阵子。疫情解除，量体温。填写表格的措施撤去，涌过去新山消费的，与涌过来新加坡谋职的，都像是“冲锋陷阵”的敢死队般。有车的驾车，没车的搭公巴士，或者“11号车”，步行过长堤。

去班兰，大包小包，回到新加坡，也是大包小包。

只不过不再是尿片、奶粉、婴儿衣服，

而是土产、嫩椰子、尖必娜、芭拉煎、榴莲糕等。当然还有杂货，这里凡是便宜的，妻子都买了一些，让阿里带回去。背包仍然重甸甸的，背得他肩膀酸痛。

过了新山海关，长堤塞车，又排长龙阵。

阿里只得走路，带着两个孩子，步行过长堤。

妮娜哈山很生性，帮爸爸提椰子、榴莲糕等。

他叮嘱孩子，尽量循黄线而行。

长堤上，都是“同道”吧？脚步有的矫健，有的蹒跚。

长堤上密密麻麻的车龙，犹如蠕动的“马鹿”，沿着“马鹿”蠕动的，则是奔波两岸为生活三餐追逐的蝼蚁群了。这边涌过去的，追逐的是甜美的“糕点”，那边涌过来的，仍然是为了“糕点”的碎渣。阿里每次走过长堤，尽管脚酸，脚步痛，总忍不住仰望天空，脚下的是长堤，很多阻隔，很多磨难与关卡，唯有天空是蔚蓝的，是广阔无垠的，没有关卡，一望无际的。

孩子们见爸爸望天空，也忍不住仰望。

“爸爸，你看什么？”妮娜问。

“哦哦…看看有没有人放风筝。”

“爸爸…”哈山问。“新加坡真的没有地方放风筝吗？”

“有吧…要找个比较空旷的地方，去海边吧。”

“爸爸，改天带我去海边放风筝，好不好？”

“好啊…走快点，我们比赛，看谁先到

关口！”

“好啊…”

好不容易来到新加坡兀兰海关，他们已经汗流浹背了。阿里拿出自己和孩子们的护照，新加坡柜台倒是寥寥落落，刚刚倒反，而轮到大马护照的柜台排长龙了——周末将尽，大马人纷纷涌进来赚取星币，改善生活了。

长堤，依旧都在上演这种“蝼蚁追逐糕点”的游戏。

阿里记得临走前对舅舅说的话：“我无所谓，只要下一代，过得比我好，就行了，有一天星马会再合并呢，这样我们又是同一个国籍了。”舅舅彻悟而笑：“合并？可能吗？你看政客，天天都在吵架，今天吵水供，明天吵新大桥，后天，不知又找来什么课题…鹅与雀鸟，怎么同巢啊？”

查看护照时，海关官员微皱眉头。

“怎么…你与两个孩子，不同国籍？”

“哦，我也不想这样的啊…”

官员明悟，盖了章，让他们顺利通关了！

阿里收回三本护照，牵着两个孩子的手，向官员说声谢谢。

官员见两位可爱的孩子，挤出了冰融般的笑颜。

（稿于新加坡 2003）

“再来一个!”

一曲终了，满堂掌声，喝采声不绝。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声音此起彼伏。她眼眶有点湿热，也有点心慌。

司仪站在一旁，笑着，眼神里带着几分鼓励，她更慌了。

在台上愣了几十秒钟，台下的听众掌声起伏，丝毫没有给她下台的机会。

司仪大概看出了蹊跷，走到她身边，“你不舒服吗?”

“不，我不能再唱，我只练好一首。”

“那让我向听众交代吧!”

老练的司仪拿起麦克风，三言两语便把场面镇压。

那是个温馨的夜晚，也是她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那晚以后，麦克风和她的不解之缘。她从乡间一个客串歌手，辗转几年下来，成了唱片歌星。

新闻界都赞她人美歌甜，比刚出道时成熟得多。

上台对她来说，犹如拾草芥一样，她不必害怕忘了歌词，无需担心走调，或唱错了音阶。这些都有专人替她处理，她站在台上时，只需微张

金口，吻合录音机配好了的声带，就行了。即使有时要面对听众讲一些话，她也能应付裕如，就象在录音室处理假音那样，一点也难不倒她。

回到化妆间，督导走上前来。

“杜小姐，你准备一下吧，陈老板请吃宵夜，我回头载你一道过去!”

她像有话要说，可是不等她开口，督导却像一阵风似的消失了。

她真的累了。她也觉得奇怪，每次卸装回到后台，每次听到应酬的节目，她都有疲累的感觉。

如果有得选择，她宁愿选择舞台。在舞台上，随着激情的音乐歌声，她很容易进入一个忘我的境界，那怕要站立十个八个小时，她也愿意。

只是她不明白，以前虽只懂哼一两支曲调，竟有那么多人真诚为她喝采，而且“安哥”声不绝，可如今站在台上，她想听听那久违的声音，竟如家乡的朋友那么难得一见……

在杯酒交错的场合，她感觉时间过得特别慢。她的耳畔没有音乐，没有歌声，有的是此起彼伏的“饮胜”喊叫声浪，从“再来一杯”声里，她有时会傻傻自问：几时才能听到“再来一个”……。



求职

“太太，真气死我了，现在的都市人，年纪轻轻就挂着一副现实的嘴脸，令我难受得很。”我一踏进家门，放下公事包，冲向厨房对忙于准备晚餐的太太说。

“是什么人得罪了你，我的人事部主任。”

她一面炒着青菜，一面回答，疑惑的眼神如坠入五里雾。锅里不时发出“沙沙”的声响，饭菜的香味萦绕狭小的厨房空间。

“三十多年来，我按步就班，不断进修，提升自己。凭着优越的工作表现和丰富的经验，才从普通工人升到人事主任。”我说着，还伸手骚动耳畔的飞雪鬓毛。

“那表示你脚踏实地。”

“可是，今天有三个人到公司里来应征一份电脑软件设计员的工作，都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我顿了一回，又说：“他们一进来，都当我是透明的，毫不客气地坐在面前；我向他们解释了工作性质，以为这是关系公司前途的严肃问题，希望他们认真的看待就业。他们却向我开出条件。要求公司给他们四位数的薪水，工作环境必需有冷气，还有……要求公司给他们一辆车，要不然，他们宁可不干。”

“哈……真是狮子开大口。”太太回应。

“就是嘛！我问在还没看到成绩前，公司凭什么付给他们那么多利益。”

“呀！问得好，他们必定知难而退。”

“我也是这么想。可是他们却回说他们花在读书的时间和金钱不算少，公司给这笔数目是应该的。”我越讲越急速，还叹了口气：“真不知道教育出了什么问题。”

“这……问问你女儿吧！”太太停止煮炒的动作，望着壁钟：“现在应该下课了。”

我也想起大女儿玉珊。五年前，她就已经是一名合格的教师，目前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呢！

电话接通了，我听到女儿的声音，在她周围，还响着“爷爷”的吵闹。我忘了关心她的家庭，一股牢骚如决堤的大河澎湃而出。

“女儿啊，救救你父亲的心脏吧！”

“爸，发生了什么事。”紧张的声音从听筒传来。

“父亲一路来都遵循老师的教导，克己奉公，任劳任怨，不断学习；至到今日，还是认为做人必需吃得起苦，才能出人头地，从来都不敢歪离老师的训言。”

“这说明您尊师重道，谦和有礼。”女儿夸耀他说。

“可是现在的人……刚毕业，没工作经验，却有过份的要求，太狂妄了，你们有没有给学生灌输正确的人生价值。”

“有啊！”从电话听筒里，他听到女儿的声音。

“他们有没有上好公民课程。”

“有啊！不过……这是不重要的一科，分配的时间少，学校和家长都不太注重……。”女儿回答。

“那……学校注重些什么？”

“我们注重科技，讲创意重取巧，求取最佳考试成绩。只有成绩好的学生，才能为学校争光，为国家经济建设贡献力量。”

“可是对个人的修养却……。”

“爸！只有取得好成绩，个人才能过着更富裕的生活，被人看得起，行事不会吃亏……。”电话筒里，又传来女儿玉珊的声音。

（写于2005年11月20日）

伯乐の忏悔

尊敬的上帝：当我走完人生之路，向您报到的时候，回首往事，不寒而栗。与其说这一生走了些错路，办了些错事，不如说多半在走错路，而且犯了许多罪过，还是不可饶恕的。

自从您把我降生到人世，并交给我相马的任务后，我的一生命运便同马连在了一起。年轻时，初生牛犊不怕虎，见马便相，因相马知识贫乏，又没有多少实践经验，虽然也能相出好马，但更多的是把许多好马漏掉了，甚至把不是千里马的马相成了千里马，造成了不少遗憾。比如，为一位奔赴疆场的将军误将一匹长相漂亮而内心懦弱的笨马当成了千里马，结果贻误了战机，在一场激战中，因马惧怕敌方，酣战时逃跑，使敌人乘机用钩镰枪把将军拉下马来，造成整个战役失败。

由于将千里马漏掉，使许多千里马受到了打击，认为伯乐没相中它们，像一个优秀的学子没考上秀才，从此一蹶不振，破罐子破摔，一生无所作为。甚至有的马整日愁眉苦脸，不思进取，一路滑下来，落如宰锅，成了人们餐桌上的一盆马肉。由于把不是千里马的马相成了千里马，使这些马空有其名，忘乎所以，占着茅坑不拉屎，影响了国计民生。

中年时，比较成熟，的确相出了不少好马，犯错误也少些。但因待相的马太多，而相马的只有我一人，尽管成天累得臭死，仍相看不过来。有的千里马等了十天半月，仍没机会见上我一面，一气之下走开，希望变成失望，成了一匹拉车的普通马，失去了为

国担当重任的机会。

随着日月流失，年龄的增长，我对相马有了职业性的疲劳症，一见马就烦。马的主人给我个笑脸，或者给我送个小礼品什么的，我就认真相看，对没礼没貌的马主人，我就不搭理他们了。后来，随着社会上的不正之风泛滥，给我送礼的人排成了长队。再后来，礼品变成了红包，且一个比一个大，一个包里三、五两银子不等，三十、五十两银子亦属平常，三百、五百两银子也不希罕。记得有一年，国王要开拓新的疆土，令我一个月相出十万匹千里马，真是个发大财的机会呀！各养马户几乎把我的家门挤破了，白花花的银子像流水淌了进来。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干脆让十个没出徒的徒弟一同上场。徒弟们见了银子，便像苍蝇见了血，只要有红包，就相看得马虎。十万匹“千里马”很快相看了出来。说良心话，真正的千里马不足两成。一般的马相进来还好说，不少瘸马、骡子、大个儿驴也混进了千里马的队伍。结果，使国王的理想变成了梦想。若不是我脑子聪明，及时将得来的红包一多半银子塞给主抓这项工作的胡宰相，怕是早丢了脑袋。

由于我的晚年糊涂，根本辨不出哪匹是千里马了，使千里马们失去了信心。有的马根本不理我的茬儿，自己闯天下去了；有的马跑到国外，寻找洋伯乐去了。您别说，它们还真跑对了。闯天下的闯出了名堂，干成了一番大事业。跑外国的也跑出了好命运，外国不兴伯乐相马，他们兴赛马。赛马场上



野性的猫 (外一章)

夏季已至，白猫喵喵刚刚放下怀中的小猫，又迫不及待地准备下一次的生育。似乎是机器，一部生育机器，乐此不疲地固守着大自然赋予的生理规律。

喵喵是只聪明的猫，玩够了知道自己回家，于是，每晚都放它出去。

喵喵在草丛中打滚，和伙伴们追逐嬉戏。凉风习习，静谧的夜晚，是猫的自由天地。

只是，经常灰头土脸，就象是伐薪烧炭的卖炭翁——“两鬓苍苍十指黑”。洗澡

是免不了的，洗过澡后，就不肯再马上放它出去。喵喵叫声高亢，那是焦灼的乞求。

家人被吵醒，烦躁之余，不再顾念喵喵往常的温顺可爱，往往大加呵斥，连一向疼爱喵喵的姥姥也不例外。喵喵并不收敛，依旧大声叫唤。

我有一点难过。

从小了说，喵喵要的是一种需求；从大了说，它是向往自由。它要的是快乐的追逐，自由的呼吸，而不是一件“新衣”。

←←文接第 30 版

让大家都看着，只要你是匹好马，能跑在前面，大家一同竖起大拇指，喊一声 OK！得，你这匹马就算考上状元啦！之后，好草好料喂养，成了栋梁之材。

上帝呀，在我向您报到的时候，真心向您提个建议，希望尽快废除伯乐相马的制度，学学外国相马的办法。一双眼绝对

抵不上千万双眼，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不是千里马，群众一看便知。为了真正做到这一点，我借用“文革”中的一句口号：“打倒伯乐！再踏上亿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为使这一天早日到来，我提议：“向我开炮！”

人啊，总是为一点表面的东西而舍弃真实的内在需求，宁愿在传统“人性”的矩形框中赢得别人虚伪的称赞。而野性的、自然的本质却被视作叛逆，淹没在喧嚣、浮躁的表皮了。

当饲养园中观赏栏里养尊处优，温柔如水的老虎忘记了老祖宗传下的捕杀活物的绝技时，刚烈的苍鹰正一次次振翅而跃，终没能撞破天网，最后折颈而死……

我忽然听到，喵喵的叫唤，声声是对矫作的“伪人性”的控诉，声声是对自然回归的渴望呐喊。

感情是风中一阵烟

百无聊赖，在网上随意地点开若干窗口。心血来潮，想到校友录上看看，这一看，便找到了她。网络真是个好东西，无论相隔千山万水，在这里宛若邻居。

她是我的小学同学，并且初中是同桌，一直比较要好。自从高中分开之后，搬家使我们失去了联络。从校友录她的留言上，知道她已工作，并且经常出差。上传的照片上她的笑容依旧，只是多了些女性的成熟感。还有她的QQ号。

和她用QQ聊天。她说：“兔兔，我永远不会忘记，曾经我们同桌时的开心时光！”

我笑了。我问她：“怎么会在外地找了工作？是读书的地方么？”

她答：“是和男友一起！”

我问：“还是他么，那个阿川？”她很干脆：“亏你还记得他，我早忘了！”

难道那不是她的初恋么？初中时，很快要参加中考，她却频频和一个叫阿川的男生约会。我笑：“该不是你们……嘻嘻！”她的脸色微红，很快否认：“不是不是。”却是学习成绩每况日下。

她家的墙上贴着阿川亲手书写的毛笔字：拼搏！她的书包里悄悄夹着阿川的“玉照”，每一段关于阿川的故事她都讲得津津有味，神采飞扬的脸上，善睐的明眸比任何时刻更具有光彩没有比少女怀春更叫人心动了。可就是这样一段感情，岂非是说忘就忘了的？

她和我大谈现在的男友，也问起我有没有结婚的打算。忽然我就把一切想得清清楚楚。在这个经历和遗忘都很容易的年代，感情只是风中一阵烟。

我的初恋男友也在网上，我们却无言。偶尔瞟一眼那个静止的彩色图标。

遥想当年，我们不也是花前月下，信誓旦旦，把个“LOVE YOU FOR EVER”说了又说？同心锁锁住了年少时的傻和痴，却锁不住分手的决心。曾经的疯狂和留恋早已抛到时光的脑后。

就算是面对面，也感觉似有无限屏障，甚至，连一个温柔的眼神，也吝啬给予对方。一切真的不同了。爱情的故事一直在上演，只是不停变换着主角。风易逝，感情却是风中一阵烟：来了，爱了，又散了，散了……

鞋



一天,两天,一个多月过去了,每当日落西山的时候,小鞋匠都忍不住要向路口张望,希望能从落日的余辉中看到那个高大的身影出现。但是,他没有看到。

又是一个傍晚,一位瘦瘦的军人来到修鞋摊旁:“一个多月前,是不是有位大个子军人来这儿修过一只皮鞋?”

“啊……对呀。”

“要付你多少钱?”

小鞋匠略一沉思,说:“修鞋费一块五,外加一个月的保管费五毛,您给两块钱得了。”

军人把两元钱递给他,小鞋匠收好钱后,问:“怎么大个子没来?”

“他……上前线去了。”说完,军人转身要走。

“哎,”小鞋匠提起那只鞋,赶忙喊道,“鞋子,

鞋!”

军人止住了脚步,用低沉的声音对小鞋匠说:“用不着了,他的双腿已经在前线医院里……他特意来信嘱咐我把钱送给你,谢谢你了!”说完,迈大步走了。

评讲 / 骆飞

三百余字,做成一小说,难!欲具特色,更难!然难者非不能也。成与不成,全在功力。

《鞋》不乏功力。修鞋取鞋,乃小事一桩,作者却能通过精心剪裁、巧妙构思,使其包蕴丰富的内容,染上浓烈的色彩,小中能见其大,平中却显其奇,读罢,余味犹存。

前人曾说,作文要“突起,纡行,峭收”。“纡”,指内容表达要纡回曲折而富变化,“突”和“峭”,讲开头结尾要精警、醒目和含

蓄有力。可以说,《鞋》是得其法而用之的。开头一下子打出两个问号:小鞋匠等谁?为何要等?中间写要等的人没来,却来了别人,两人你问他答,几句对话,自然顺畅,扣解疑释。小说至此,并无惊人之处。巧妙却在结尾。作者笔锋一转,来个“卒章露底”,似画之点睛,诗之造境,这个底一经亮出,小说的情节又来了个出人意料的转折,恰如异峰突起,主人公未出场,形象却鲜明兀立。字句不多,却自见丘壑而气势不凡,余韵贯注,使全篇皆活而发人深思。

小小说更要讲究构思和结构,同时,语言的锤炼也更要严,《鞋》如果在语言上再下些功夫,效果也许会更好些。

(选自《全国微型小说精选评讲集续集》,学林出版社。)

■王明义 (中国)



闪着晶亮的乡道，托一群夜莺飞翔。她们把俏丽的身影赐给明镜般的小河，把香酥的话语送给温柔的夜风。

“把门的小胡子说话气人哟：‘你们别弄错了，里面是舞厅，不是西洋景’，好像我们全是只配看呆的傻丫头。芸英姐把票子递给他时，瞧他眼睛瞪得，比粪坑里的死蛤蟆还难看呢”。

“我说也难怪人家小胡子，谁叫我们自己太小家子气，硬叫人家看不起的。就说菱香，才到门前，脸就跟红菱皮似的，还直朝后缩哩。”

“芸英姐这话也是。不过，跟街上姑娘小伙子挤一堆，是怪不好意思哟。”

“你们听芸英瞎嚼。她呀，护着小胡子哩。”

“噢，他是我什么啦，要护他？”

“你想他是你什么哟！”

“骚货，看我不用车轱辘冲你下河去！”

“咯咯咯……”

夜风弄扬拂柳，笑语惊醒宿鸟，车轱辘在小河里追云逐月。

菱香的“凤凰”落到姐妹们身后。她悄悄抬手摸了一下脸颊，烫哟！不由在心里骂自己一声。她怎么也想不到那个穿皮夹克的大眼睛小伙子会突然请她跳舞。从进舞厅，自己不是一直躲在芸英身后的么？那刻，她多慌啊，像突然被放在火上烤。她不敢抬头，眼睛紧盯脚尖。脚上，这双奶油色全高跟，是芸英给她买的。个个说她穿了，洋气。她后悔听芸英的煽动，来城里看舞会。软软的夜风里浮着软软的话语：“请您跳舞，行吗？”还用了“您”哩！可我真笨，竟然看都不敢看人家一眼。菱香又好笑自己了。

墨一般树荫裹着熟睡的村子。

“喂，回去谁也别去看舞会的事。”在村口，芸英说。

要走散了，菱香问：“下星期，看电影？”

“噢，不是说好了，今儿看景致，下星期学，学会了，总有跳的日子。”芸英

说。

菱香说：“就是半夜回来，怕死人的。”

芸英一亮眼，说：“下回叫我芸生哥他们也去。”

菱香心里一乐，暗为自己小心眼得逞高兴。

芸英接着又说：“哼，下回去，让我哥搂住菱香，省得那个皮壳小子再来邀啊请的。”

众姐妹咯咯笑。菱香脸颊又烫了，她悄悄用车把撞一下芸英。

一群夜莺飞进甜睡的村子。霎时，墨一般荫影里，闪闪起梦幻般星星灯火。

评讲 / 魏心宏

新生活现实的散布，时常是漫不经心的，而处在变化着的生活中的人们，有时也往往只是通过那些未经深思的经历去感知这种生活的脉动的。这篇小说，便匠心独运地反映了这悄无声息，却又骚动人心的一幕。一群夜莺般的农村姑娘，怀着天真的好奇心，和未经世面的胆怯羞涩，穿上“奶油色全高跟”，驱车进城“看”舞会，教人称妙的是小说没有去直写舞会，而是截取了舞会尽散，姑娘们一路“夜归”的场面，来写姑娘们被这从未有过的经历撩拨不得安宁的心理。而菱香那曲折却又让人了然的机智，又

“真”的不懈追求者

——杰伦《文海微澜》读后

杰伦先生是马华文坛的资深作家，他是马华作协最早的发起人之一，为推动马华文运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又活跃于马来西亚政坛，从1966到1999年间，在宦海中起落沉浮。在淡出政坛之后，他又继续以笔为旗，用辛勤笔耕的成绩，为马华文学的发展推波助澜。我有幸读到《文海微澜》，这是他近年来创作的合集，执着于文学之情令我敬佩。遗憾的是我手头没有他的其他著作，无法做出全面、具体的分析，只能根据这本散文集来谈谈杰伦的创作个性。



《文海微澜》所收的是介绍马来西亚作家的文章，是“作家作品真情录”的文章结集。杰伦在他的序言中说道：“不论是作家或是作品，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真’，若是不‘真’，何来‘善’与‘美’的境界。”他认为“只要作者认为一个作家和他的言行或作品有真情的一面，便是我书写的对象。”可以说对“真”的追求代表了杰伦文艺观的主要取舍标准，这也是作者写作本书的逻辑起点。在“真善美”三者之中，“真”是首要的前提。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认为，“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一个“真”字就是该书的灵魂，这也正是杰伦的创作个性——以“真”

文接第 34 版

浅露出了姑娘们共同的难以按捺的心曲和遐想。这便是一种独特的生活的蠕动。这蠕动，是那般细小，又是那般汹涌，直透射出一种生活进步的隆隆足音。小说的用心是揭示这种流动，而这“夜归”之夜，却又耐人寻味地那般宁静：温柔的夜风，明镜般的小河，清澈的月

光，熟睡的村子，这一动一静，难道只是一种“手法”吗？分明暗示出一种生活的哲理与发现。

（选自《全国微型小说精选讲集续集》，学林出版社。）

为旨归。“真”含义丰富，集中在杰伦身上主要有三方面，与假伪相对的真实；本原、本性的自然状态；诚心实意的精诚之心等，现就这三方面谈谈杰伦在文学思想、理想境界及为人处世方法上对“真”的追求。

首先是他的现实主义文学观。“真”的要求是不虚美、不隐恶，大胆地直面生活，反映生活中的一切现实，这是现实主义文学观的要求。杰伦在《给驼铃的信》中认为，“文学是不能脱离社会的现实而存在的，它和时代同呼吸，是时代的产品，没有生活，就没有文化艺术，更如何产生伟大的文学作品呢？”（第207页，以下出自本书，仅标页码。）在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有人认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已经过时或不时髦了，敢于宣称或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人少了，像杰伦这样长期坚持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作家，是不多见的。如他在谈到诗歌创作的出路时，认为必须继承“现实主义的诗歌传统”，（P182）“因此新诗要与什么传统对接呢？追求真善美的三种境界，便是对接传统的最佳途径。”（P184）。他不仅在文章中阐发这样的观点，在编辑工作中还和伍良之、甄供等几位志同道合的编委办《篝火》，采取的也是这样的方针，“强调马华文学必须关心国家民族和社会，反映现实，并具有我国本土性的特征”，以此作为他们共同的文学主张。

在《对诗情深：田舟》中，杰伦还提到他与田舟共同的文学看法，“如果我们认定诗是投入读者心湖中的一块石子，并希望溅起共鸣的涟漪，那一定要让诗走进生活。让读者通过诗的‘真善美’去感受诗人来自生活的弦音。”（P77）诗歌若是不走进生活，远离现实，就难以激起读者的思想共鸣。诗歌作为一种纯粹的文学艺术，它要以最精炼的文字、最直接的情感来拨动读者的心弦，艺术要求是很高的。只有紧贴着大地，紧贴着生活，这样才会有根柢，才会有力量，也才能感人。有人认为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僵化或固步自封；其实不然。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强调的是生活与创作的紧密联系，在该原则之下，具体做法则可以灵活多样，只要是有利于加强艺术表现方法的东西，都可以采纳。这一点，杰伦是清醒的。他说：“随着时代的演变，中国新诗或华文新诗必须具有现代意识，在意象运用、语言的诗化方面也应该有所发展、创新。”（P217）杰伦所称的“现代意识”，是指在内容上的变化与革新，而意象的运用、语言诗化则是在技巧上的探索。应该肯定，他所坚持的文学观是发展的、富有生机活力的文学思想。

现实主义创作思想之“真”是杰伦文学思想的总原则，这也是大量马华作家们所信守的原则，业已成为马华文学创作的优秀传统。正是这样的传统，使马华文学保持着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其实，不仅马华文学如此，对整个马来文学而言，也不例外。著名马来作家达尔玛拉说：“要提升作品的水平，必须靠作家本身的努力，去体验生活，去挖掘写作素材，并以新的手法写出新颖的作品。”（《职业作家：达尔玛拉》P96）达尔玛拉引起广泛关注、有重大影响的作品也都与政治有关，不迎合那些专写不关痛痒、风花雪月，以远离政治为

号召的“纯文学”时尚，说明了文学创作的根只有紧贴着现实，方有活力。

杰伦创作个性求“真”的第二个方面表现在他对公平社会及美的文学理想的追求上。“真”是一种本原的自然状态，“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老子》）对这不平的社会，有正义感有抱负的人必然要挺身而出，恢复这种和谐平正的“天之道”。我们可以从杰伦的政治生涯看到这一点。杰伦与孟沙一样，以文学创作而崛起于文坛，然他们的道路并不一样。孟沙“放下教鞭，转行当报馆编辑，我放下文艺的笔去政海浮沉。他退休后在学院当讲师并担任大众传播系主任，我退出政治圈之后，他拉我当一名兼职讲师。”（《文坛多面手：孟沙》，P59）两人相识四十多年，虽然生活道路不同，而对正义的追求，对文艺的理想，依然没有改变。宋·杨泽民有诗云：“莫道故人今白首，人虽有故心无旧。”杰伦虽然从政，当了国会议员，然而，他是作为反对党的代表，干预的是那些既得利益者，自然是吃力不讨好的。我们可以从他对两位马来西亚民主斗士的赞许中看到他自己的影子。他赞扬阿末诺，称他为“马来西亚人的 / 有骨气有原则立场 / 真正活出尊严的马来西亚之子”，他的逝世，使“在民主人权多雨的路上 / 少了一名永不妥协的斗士。”①阿末诺从政，他无意于功名利禄，先后参加三个政党，但皆留在反对党内，对执政党的政策偏差提出批评。柏莎戈既是政治家也是作家，他给自己取的笔名是“现代笨伯”，始终以卖文为生，“他不是贪图富贵，出卖良知的读书人，是个硬骨头的‘现代笨伯’”。（P4）杰伦由柏莎戈的政坛遭遇联想到自己和他一样，是“现代笨伯”，“当然有人指指点点，做了‘政治叛徒’一定也是盆满钵满了，这真是天才晓得的事。”（P4）如果我们联系杰伦与柏莎戈的生活经历，就会发现两人是何其相似！由文入政，又由政归文，“文”是他们的出发点，又是他们追求的归宿。带着求“真”理想的文人从政，若不换另一种思维方式，自然是要碰得头破血流的，“说到讲真话，必然想到巴金先生，他说讲真话是需要付出代价的。”（P4）这个代价从大而言，要冒一些政治上的风险，从小而言，则是要承受一些无端的指责，被诬为“政治叛徒”也是意料之中的。这就是求“真”的代价。

韦晕曾赠杰伦一首诗，“暮色山光怒若潮，梦醒黄粱百感消。敢信文章能教世？祇令青灯寄寂寥。”（P199）饱经风霜的老者劝慰他要看开世事，看淡名利上的困扰，在佛禅中得到解脱。韦晕的劝导，杰伦似乎只做到了一半，他淡出政坛后，“梦醒黄粱”，对政坛上的纷争自然是看淡了，然而对于文学事业的执着，依然不变。这一点，可以从他对甄供的境遇所作的评论中看出来。甄供因为没有学位文凭在薪酬上吃了不少亏，已故的新加坡诗人钟祺曾为此耿耿于怀，杰伦认为，“事实上，不管是已故诗人，或是活着的甄供，在文学上的成就是远远超过什么‘空头学位’的。但在现实里是用文凭 / 学位作薪酬的标准的，无它就要吃亏得多了。”（P34）在这里，现实生活待遇与文学名声是一对矛盾，在杰伦看来，现实待遇毕竟只是短暂的，而文学上的成就将使他获得长久的声名。杜甫“文章憎命达”，文学史上许多事例无不印证这一规律：短暂的

生命与永恒的作品不可同日而语的，更何况作家个人的待遇呢？杰伦相信“文章能教世”，为了自己的文学梦想和信念，他在文学道路上依然坚忍地前行。

第三个方面是杰伦对真性情的赞赏与推崇。杰伦很善于从作家日常生活细节来看他们的真性情，展示他们性格的某一侧面。在《金睛火眼：伍良之》中，杰伦提及一事，1986年他作为“火箭党”的代表竞选国会议员，需要该社区选民的提议，于是孟沙、伍良之充当了他的提议人及附议人，“这一点勇气和义气，真令我毕生不忘。”（P11）人文一致，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优良品德之一，孟沙、伍良之以公务人员的身份推荐反对党代表，其勇气和精神十分可嘉。伍良之的散文对于社会的黑暗揭露与鞭挞，是不遗余力的，笔锋常带着战斗激情。杰伦称之为“至情至性的人物。他刚直、言而有信，他爱憎分明，憎恶骑墙和阴柔赢得别人的尊敬，他果断，要做就做，绝不婆妈，难得的，他更有眼力与脑力，看得出黑暗和光明。”（P14）

原上草是马华著名作家，杰伦在评其作品成就时，最赞赏他的“真性情”，指出其不朽的价值就在于“作者对大自然的爱念，而又忘不去有生的挣扎和苦难，那是作者真情的外泄，不但在他全部的散文作品里流露，而且也在原上草的短篇及长篇小说里浮现——是源源不绝的涌现。”（《首届主席：原上草》，P127）“真”是衡量一个作品好坏的重要标准，如果没有真，其余一切将大打折扣。庄子在《渔父》中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

以上三个方面大致体现了杰伦在《文海微澜》中求“真”的创作个性，这已经成为他长期的创作风格。他的一些篇章，善于使用一些极有特色的细节来刻画人物，写得栩栩如生。如包书的细节写出的是草风爱书如命；在躺椅上悠然入眠的韦晕；数次递纸条为杰伦竞选加油的田舟……。这是我比较欣赏的。当然有些篇章，也存在着一些瑕疵，人物特征不是很突出，结构也较松散。作为记述文人行状的散文，最大的长处就是通过生活的某些细节来展现作家特有的风貌，同时也是将来珍贵的文史材料。基于这个标准，我觉得第二辑所收的散文确实是用作者觉得“舒适”的方式写的，而第一辑因有了全面介绍作家的计划，大量的穿插介绍，使全文的中心模糊，无形中有点勉力为文的味道。如果把作家的作品及批评文章目录作为附录，置于文末，这样也许会更好些。不知杰伦先生以为然否？

另外，我还想提一点更高的要求。杰伦先生宦海数十年，阅人无数，历经之事的酸甜苦辣也鲜为人知。虽然政坛的恩恩怨怨早已往事如烟，随风飘散，但有些素材，对于文学创作而言，还是有许多值得深入挖掘之处，非亲历者不能深谙其三昧。我们期待他有这方面的作品出现，为马华文坛增添另一道靓丽的风景。

【注】

- ①杰伦：《马来西亚民族的象征——悼阿末诺》，《蕉风华韵》，中国文化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149-150页。



初三、高一组 ■ 第一名 J3A 张奕嫻

雨中

凛冽的风无情地刮着，偶尔有一两道巨光穿过那暗淡的乌云，然后低鸣着。雨，一滴一滴地，从那已支撑不住的乌云滑下来，慢慢地滑，落在冷清的大街上，落在欲哭无泪的花草上，落在正把头钻出来的蚯蚓上，落在少女的鼻尖上……

雨渐渐大了，我走在近乎无人的大街上，摸着脸颊，湿湿的，是雨吗？是泪吗？是什么都已无所谓了，我早已分不清泪水和雨水，就让它溶为一体吧。最近常下雨，我也常走在雨中，让雨尽情地下，尽情把我淹没，把我心中的痛冲走。视线开始模糊，不知什么从眼里流了出来。揉一揉眼睛，虽然不愿意承认，但那确实是我的眼泪，一双毫无交点的眼球。一双失去神采的眼睛，到底为什么还能够流泪？

那天的雨就像现在的一样，像瀑布那样奔流而下，只是走在雨中的就剩下我而已。一个患上白血病的你竟然能够带着天使般的微笑，站在医院的花园里，让歌声荡漾在雨中。那天的豪雨，像是被你的歌声安抚了，随着你柔和的歌声渐渐地变成连绵的细雨。你笑着，却不知身边的我强忍住的眼泪，在心里暗暗哭泣。歌声停止。你无力地靠在我肩膀，雨把你苍白的脸打湿了，你对我说“别哭，你不能为了我哭，因为，我将转世成为你眼睛里的泪水，你流越多，我也就会越来越少了，所以，别……”你的微笑依然停留在嘴角，生命却在细雨中消失不见了。天，为何要把那么美妙的歌声夺走？为何要把那温和的笑容夺去？为何要把我的朋友，那拥有灿烂生命的朋友夺去……她，只活了十二年呀。

我走在街上，走在雨中，还是流泪了。我知道你不能停留在我的眼眶里，因为，我的记忆，有你的面容，那你一定寄住在我的脑海里。因为，曾经有人跟我说过，当一个人死了以后，他将永远住在别人的回忆里。除非这世界永远也不下雨，否则将在雨中默默地回忆，回忆那雨中的你……



初三、高一组 ■ 第二名 S1S1 龚宇静



雨中



近日来，我国的气候都不是很好。要不就是晒得像活在烤炉中；要不就是下个倾盆大雨，难受极了。

一天，天就这样下起了大雨。久旱逢甘霖，大家应该都很开心，但我却需要步行到轻快铁站才能回家，心情当然不好！不过我也只好撑着伞，冒着大雨走去。

当豆大的雨点打在我撑的雨伞并发出“避避拍拍”的声音

时，我竟想起原来在雨中赶路的情景竟也是人生路上的缩写！

怎么说呢？其实在雨中的路程就是一个大考验，不只需要拿出勇气来面对，更要有恒心毅力去完成。

而在雨中遇到的小事，便可形容成人生路上的点点滴滴。在雨中，虽然我有撑伞，但身子还是会被淋湿，这便是在现实生活中，虽然我们是被保护的一群，但有时也会遇上挫折，遇到崎岖的道路。

在雨中，闪电、打雷是经常发生的事，这可能是人生中的考验，或许只是在吓唬我们，我们这时也无法逃避，就只能坦然面对。

在雨中，身体也会被溅起的水花弄湿。这时我们要有包容谅解之心，才能活出更美好的生命。而往往在雨中也会遇到人潮，在摩肩接踵的时候，我们要懂得忍耐，只有持有耐心的人，有着锲而不舍的精神，才能够成功。

雨，竟能激起我对人生路上的一番见解，可见原来在雨中路过的途径，其实就是我们在生命中也要经历的事情，只要挨了过去，生命中的彩虹与阳光就在不远的前方等着我们迎接了。

评语

甄供：从走出雨中，体悟人生的哲理，想象力不俗。



初三、高一组■

第三名 S1C1 吴嘉敏

假如再给我一次机会

“滴答滴答……”不耐烦的时针不理睬他人的叫嚣，依然保持自己的脚步走了一圈又一圈，而我——无声地坐着，看着和想着，应该是懊恼着才对，至于懊恼的根源则是长途跋涉地“飘”到我面前的那封信。

忽然想起父母知道内容后，惊讶而又愧疚的神情，好深刻。一声无奈的叹息，打破了当时的僵局，接下来的安慰话语，我并不需要。因为我明原因。赫赫有名的台湾大众传播大学，不知是多少人的梦想，而我，并不认为自己会“自告奋勇”地表明我是当中的例外。

在未接触到机会之前，我是期待的；它来临的那一刻，我是雀跃的。然而雀跃过后的我，是无奈和茫然的。无奈，为了我预料中的后果；茫然，因为我仍觉得或许前方灰暗的道路会突然出现照明灯，把我的梦想给照得闪亮耀眼。最后，我选择了我认为不会后悔的决定——放弃。

家里的经济由年近五十八的双亲支撑着，兄弟姐妹不乏所造成的负担不轻，相反的，重得喘不过气来。能让我踏上十四年的知识旅程，已是天大的恩惠，难道还要让他们为了我而奔波吗？我担心，也害怕当我接收到台湾升学后所遇到的一切未知。凝望着电视节目中表现自如且自信的主持人，我的眼中被“羡慕”所占据。

但是，让我晴天霹雳的消息在拒绝后传到我耳中，我深深的觉得我后悔了。当初的我选择不把信看完，并直接将它丢进垃圾桶里，原来是大错特错。因为，在信的左下方，注明了四个字眼——“学费全免”。为何我后来会发现？啊，基于我的满足心，我再次把它“带”回我的身边。然而，一切都迟了。

我那么盼望机会的再一次造访啊！假如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相信——属于我的梦想羽翼，会带领我飞往更高处，俯视世界。

评语

晨视：一件足以让人“锤心肝”的事，却用了缓慢的笔调陈述。作者过滤了一些情绪。



初三、高一组 ■
佳作奖 S1S3 盛耿捷

雨中

今天，是反常的一天。以往，在这个时候，艳阳高挂，但今天的这个时候就好像洋灰那样，满天乌云，象征着一场大雨即将降临。

在课室里，雨点的声音似乎想和讲课中的老师分庭抗礼。这可不是一般的小雨点，而是如蛟龙戏水般倾盆而下。向窗外望去，没有鸽子、没有麻雀、更没有猫、狗之类的动物，看不出一丝生气。

看一看手表，已经三时五十九分了，但是面对着这场狂风暴雨，能不能回家都成问题了。四时正，不用老师的通知，也不需要放学钟声的提醒，一响震天的雷声吼道：“放学时间到了！”这响雷声并不能让我感到兴奋，我只是感到自己站在正响着的警钟的下方，震耳欲聋。

收拾完毕后，我背着沉重的书包走下楼梯，在推推挤挤的情况下到了食堂。食堂里人山人海，就好像园游会那样，但却感觉不到欢乐的气氛。一眼望去，只见停车场“雨伞”林立，撑伞的学生全都涌出校门口，以期早点回到家。

我却想在学校逗留一阵子，以待雨势减弱。十分钟……三十分钟……五十分钟……，大雨却没有减小的迹象。于是，我放弃了，不待雨停，我就豁了出去，撑着我的小伞，一步步踏上归途。

一路上，行人、摩托车的踪影少得出奇。但是，路上的汽车、货车却大排长龙，看来交通好像在瘫痪之中。虽然行人鲜少，但路旁的小食摊都挤满了人，真是生意兴隆啊！但是，眼见人们一个接一个地从超级市场走出来，并且都装备好了。可想而知，雨伞、雨衣一定严重缺货了。

就快到家了，雨也跟着小了起来。路上也多了许多行人，但大多数都是冒着雨的，而原本在屋檐下等待雨停的人也迅速较少，可见大家都归心似箭啊！

回到家，我的白鞋变黑了，干鞋也变湿了。但所幸并没有酿出大水灾。回想起路上的一幕又一幕，我有“伞到用时方恨少”的感觉。

评语

晨砚：笔下有童趣。第二段写雨中的“毫无生气”，并没有用太多抽象字眼，而是由“一些小动物缺席”来表现。虚实相间，好！雷声大吼放学那小段也很有趣。结尾那句是败笔。



初一、初二组
佳作奖第三名 J1B 吴志耀

这件事，我没错



这一个题目令我不禁想起一件发生在小学的事。回想起这件事，我怒透了。

犹记当时我是一名五年级的学生。有一天下课时，我从座落在三楼的六紫班——也就是我的班走出来。当时，我手里拿着一瓶由金属制成的水瓶。我拿着我的水瓶走着走着，突然一名同学鲁莽地跑过来，把我撞个正着。之后我的水瓶犹如泥鳅似的从我手中“滑”走了。

由于当时我的教室旁只有一道简单的围栏，所以围栏有很多隙缝。我的水瓶便从其中一个隙缝掉下去了。接着，我便立刻听见“啊！”的一声。于是我立刻以最快的速度把头伸出去，并往下一看。天啊！这次可糟糕了！原来我的水瓶不偏不倚击中一名女生的头。

我立刻像飞机似地冲下去看看。当我下到去时，女生已头破血流。我立刻拿着我随身携带的纸巾为她止血。我当时真的是无比害怕、恐惧。我害怕女生会有意外及恐惧女生的家长会采取行动。其中一名目击者向老师报告此事。慢慢地，很多同学围绕着我们并议论纷纷。

不久，老师到了案发现场，并询问事情发生的经过。目击者说有一个水瓶突然从三楼掉下来，并击中受害者的头部。老师听了后，便大声地问是谁的水瓶。我战战兢兢地

说：“……我……的。”老师听了后，便拉着我到训导处去。我到了训导处后，训导主任责问我说为什么我的水瓶会掉下来。我就把事情来的龙去脉一五一十地告诉训导主任。

训导主任听后，便叫我指出那名撞我的同学。我说由于那名同学跑得太快，所以我无法看清楚他的样貌。他听了后，气孔生烟，并说我有意欺骗他。于是，他拿起电话。拨电叫我妈妈亲自来学校。妈妈来到后，训导主任便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我妈妈。我妈妈听完后便责问我是否有此事。我说了很多次“无辜”，可是妈妈仍然不相信我。我很生气，因为连我亲爱的妈妈都不信任我。我大声他说了一句“清者自清”后便三步并作两步地走了。

虽然这件事已隔多年，但当朋友们问起我关于这件事时，我只说：“这件事，我没错！”

评点

甄供：回忆自己不慎误伤女生事故，受到师长、母亲的苛责和不谅，内心懊恼及不满，写得真挚感人。

晨砚：叙事清楚，文字干净



初一、初二组

佳作奖第三名 J1C 唐爱珊

啊，这一堂课

铃……铃……上课铃声响了。同学们坐好自己的座位并安静地等待着老师。

不一会儿，朱老师捧着教学器具来到了我们的班——初一C。

值日班长喊了三部曲后，朱老师便开始上课。正当大家专心致志地听课时，一位家长拿着“木棒”走了进来。大家顿时不知所措，脑子里也多了几个问号，不知怎么办才好。

这时，那位拿着“木棒”的家长开口对我们说：“你们快跑到安全的地方，因为你们的班来了一条蛇，”当我们得知这一个坏消息后，班上顿时被搞到天翻地覆，场面十分混乱。一些胆小如鼠的女生也情不自禁地喊了起来，有些女生则害怕得爬上椅子，好像深怕那条蛇会一口吞掉她们似的。

一些男生则“自告奋勇”地在课室里的一个角落拿起扫帚、拖把……好像要向那条蛇宣战似的。一些则拿起铅笔盒里头的文具，例如铅笔、钢笔、橡皮擦、尺、剪刀……之类的器具。他们像是对那条蛇有深仇大恨，要切掉他的头才心满意足。

身为班长的我在这时帮忙朱老师维持班上的秩序。此外，我也做好自己的本分，安慰一些受惊吓的女生，并吩咐他们有序地到走廊外排队。这时，朱老师也吩咐一些同学把此事告诉校长及校工，以派出多一些“助手”来捉拿这条可恶的蛇。

不一会儿，师生们便排队到走廊外。大家透过课室里的窗、门观看“人与蛇大战”。

这时，“首脑”——蛇终于出来探个究竟。我们也亲眼目睹这条蛇的“风采”。那位家长已经躲在门后面，准备捉这条蛇。就在这时候，蛇转过后面咬家长。幸运的是家长没被咬，蛇反而扑了个空，跌在椅下。在外看“戏”的我们欢呼起来，因为家长没被蛇咬。但，

我们也为那名家长捏了一把冷汗呢！这场“人与蛇大战”可真精彩。

不一会儿，一些校工拿着捉蛇的必备工具来了。我相信，那些校工都是有名的“捉蛇”专家，有数次的捉蛇经验，一定不会输给那条蛇。我们也不不知不觉为他们的到来而欢呼。场面也顿时热闹起来，可说是热闹非凡啊！

他们一起讨论如何捉拿这条蛇，之后便各就各位，进行这项捕捉行动。他们都十分有耐心地等候“首脑”出场。

果然，皇天不负有心人，这条蛇终于再次出场了。校工与家长不慌不忙地，轻而易举地捉住这条蛇。课室外的我们立刻大声地欢呼，欢呼声可真惊天动地，好像举国欢腾，老师也不例外呢！

捉了蛇，当然要拍下照来纪念一番。之后，校工便以熟练的手法，灵活的手脚，将这条顽固的蛇放进布袋里。把蛇“安全”地放进布袋后，我们才壮胆上前来目睹“首脑”的“风采”。

好奇的我也趁这个机会向校工询问：“这条蛇有没有毒？它有多大啊？”一句一句藏心里的问题终于一一被解答了。“它具有毒，据我估计，它只有不到一米长罢了，而且十分轻呢！”校工一面回答，一面专心地收拾工具。

之后，我们向那位家长及校工道谢。那位家长也帮忙校工把蛇载到国家动物园。铃……铃……铃声又再度响起。时间可过得真快，一堂课就这样完毕了。

啊，这一堂课可真让我印象深刻啊！这堂课不但让我增加一些有关蛇的知识，而且也让我亲眼目睹真正的蛇到底是什么样子。此外，我也十分钦佩校工及那位家长的捉蛇精神，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不顾一切地把蛇捉住，真是让我们感激不尽。那种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也让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甘拜下风。

评语

甄供：描写课室捉蛇的情景，生动活泼，“现场感”显突。

曾子曰：故事虽然略嫌“老土”，但文字生动活泼，读来有趣。





中学生活的回顾

我相信这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日子。正当我还在幻想着中学生活的憧憬，如今我已是一位以前认为遥不可及的中学生了。

五年中学生涯的历练，其中的挫折、喜悦、青涩、糗羞、成就，我都视为人生成长和升华的过程，即使曾经茫然、动摇。今年是考试年，功课和其他活动所传来的压力，几乎被压的喘不过气来。但亲朋戚友的扶持和教导，尤其是父母在背后默默的支持，更让我有勇气在人生道路中跌倒时从新振作，拍拍衣袖大摇大摆地向前迈进。这份成就和安全感令人感到多幸福、愉悦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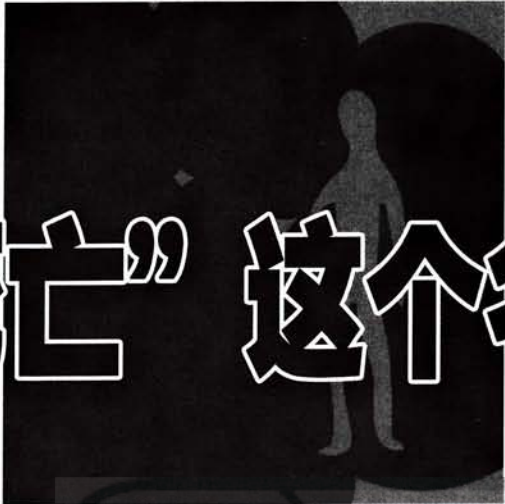
人大了，看的事物越来越多，学到的知识学问越来越广，但却对人生百态越感盲目。心智的成长，让人觉得学的事物越多、越发现更多东西还没学。对人生目标和学问的渴望，让我在这中学时期更珍惜每一分每一秒，任何学习的机会都不让我错过。失败，不，是暂时停止成功，已不是我逃避和推卸的借口和因素，因为我更享受它带给我更大的益处。

几年来的学习让我对人生百态看的更细、精。现实和环境的冲击往往让人向现实低头，面对现实。但，我不是，我执著，执著于我的理想我的人生方向。我的中学生涯可分为三部分：学业，亲友和理想。正如我在学校参加的管乐团体办演奏会，一直是我的理想和努力的方向，但现实的因素让我的目标变得遥不可及。但我依然坚持——即使大家都认为不可能不切实际，透过本身的努力坚持和一班战友的支持，眼看多年来的梦想已越来越接近事实，其中的奋斗和成就是我人生中无比的振奋和鼓舞。目标的达成喜悦的不只是成功后的成果，而是其中的努力，成长的过程。

中学生活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一页，他让我振奋和激昂，也是让我找到人生目标和奠定人生方向。

中学生活，我学到坚持、努力、付出。中学生活万岁！

(波中华文主任陈巧芳老师推荐)



“死亡”这个名词

随着时光的流逝日益增加，身躯也不断地成长，而死亡就是它的附赠品。死亡的阴影紧紧地笼罩着我，身边的人一个个离开，让我无时无刻都感到它的逼近。于是，我无法不去思考“死亡”这个字……

“死亡”似乎是个很可怕、很有权威的一个词。因为世上所有有生命的东西，都不能逃脱它所撒下的网。任凭你是个多么伟大、对社会是多么的有贡献，甚至对整个世界是多么的有影响力，但你都无权向“死亡”说不。抑或你享有多么庞大的财富，死亡最终还是能毫不费力地将这一切带走。

死亡，是无情的，无任何预告的，它常常会无声无息地慢慢逼近你，最后才忽然把你吞噬。偶尔，我也会怀疑自己能不能看见明日的太阳。有些人。刚刚才向你道别并向你约好明天见，但过了不久，你却听到他死亡的噩耗……因此，我从不太喜欢向人说“再见”，因为我害怕有一天，我无法履行“再”见的诺言……

但是，我知道，死亡是无法影响这整个世界。因为就算再伟大，再不可缺少的大人物死了，太阳依旧从东边升起，西边落下去，时间依然毫不留情地溜走，它们是不会为死亡而停留片刻。亲人、朋友的离去，虽然让你痛心不已，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日子，它还是要过……所以如果有一天，倘若我走了，不必为我伤心，因为我了解无论如何，都无法挽留我的步伐……因为奔流的泪水、痛苦的哀嚎声，也唤不醒经已沉睡的灵魂……

朋友，要记住！死亡唯一带不走的是回忆。尽管，自己的挚爱不在了，但他仍然活在我们的回忆中。要晓得，就算你再怎么悲痛，再怎么自暴自弃，他也不会为你而复活。死亡，是单行的道路，它没有转弯的空间……更何况，人生是没有什么所谓的彩排……

(波中华文主任陈巧芳老师推荐)



本期《烟火》有三个特辑：

1. “双福文学”全国长篇小说赛颁奖礼、讲座会特辑

这是 2006 年度马华文学的盛会之一。本刊以双福文学出版基金评审主任郭洙镇致词、丁云代表得奖人致词；讲座会主讲人忠扬、林康、郭洙镇的论文组成这个特辑，并以封二、封底两版彩色画页反映这个盛况。

2. 2006 年南大微型小说赛优秀奖作品特辑

这也是去年度另一项马华文学盛会。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在推动文运、鼓励创作，非常积极，至去年为止，已主办了九届全国微型小说征文赛。这个特辑是以该会会长杨天德博士讲词及第一至第三名得奖者作品所组成。

3. 2006 年循人中学华文现场作文赛得奖作品特辑②

这个特辑，容纳得奖的同学张奕娴、龚宇静、吴嘉敏、盛耿捷、吴志耀等五位的作品。

全部得奖作品经已刊用。

“樱花路”是丁云应邀于去年十月赴日本作专题演讲旅游之余的随笔，由本期开始刊载。莫盈专访丁云的报道，也一并收入。

鸣谢

本刊近期收到各地作家朋友、热爱文学人士、华教人士、华人社团及商家寄来赞助出版基金，隆情厚谊，谨此致谢。兹将芳名、商号、机构名称录后（以先后收到为序，恕不称呼）：

史英	\$300(星币)	曾荣盛	RM100
吴东昇	RM50	陈良钟	RM50
无名氏	RM100 (OCBC 灰号 409369)		
李妙顺	RM50	莫泰熙	RM50
练炳山	RM50	巫润平	RM100
吴昌荣	RM50	高淑平	RM100
邱金明	RM30	张济作	RM50
麦翔	RM50	莫桂梅	RM50
萧兆林	RM50	陈嵩杰	RM30
李冠军	RM100	叶国安	RM30
丘运达	RM50	刘道南	RM50
曾金莲	RM50	张雅山	RM100
张永庆	RM50	陈显文	RM108
黄汉锡	RM50	林意	RM100
陈礼权	RM50	姚和洋	RM20
吕进益	RM20	萧金添	RM20
余坤发	RM20	郑春裕	RM20
吴恩	RM20	吕亚禄	RM20
李国雄	RM100	梁美懋	RM20
林连财	RM50	何佳仪	RM50
黄振耀	RM50	邝其芳	RM100
关寿南	RM100	杨静来	RM20
赵秋萍、吴宥谒	\$50 (星币)		
谭亦驹	RM100	黄世生	RM50
李子平	RM200		



秋山摄影作品：

里风情岛之花船（上），丽江古城民宅（下）



吴秀颖书艺作品（春联）

2006 年南大微型小说赛颁奖礼。

图为主办单位负责人、评审团成员及前三名得奖人拍照留念。左起：甄供、杰伦、孟沙、陈庆地博士（工委会主席）、梁国蓉（第二名）、谢增英（第一名）、邓丽思（第三名）、杨天德博士（南大校友会会长）、柏一、李文有（工委会委员）



第二届“双福”全国长篇小说奖 颁奖典礼暨讲座会

1.日期：2006年12月9日（星期六）下午2时至6时

2.地点：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楼上讲堂

3.文学讲座会

主持人：陈庆地博士

主讲人及讲题：忠扬《百年沧桑的文化投影》

林康《关于文学的内容与风格》

郭洙镇《华文文学的碧海蓝天》

① | ②
③
④



- ① 评审主任郭洙镇致词
- ② 双福文学出版基金主席黄茂桐致词
- ③ 讲座会上的主持人与主讲人，由左至右：林康（新加坡资深作家）、忠扬（香港资深作家）、陈庆地博士（主持人）及郭洙镇（马来西亚著名诗人）。
- ④ 主办当局负责人与得奖人在讲台上合照。前排左起：林忠强、黄茂桐、郭洙镇；后排左起：唐珉、驼铃、丁云、江泽鼎。

